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纂周易折中卷七

臣永瑢恭校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日章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王思𢄊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周易折中卷七

☵☴ 巽下坎上

程傳井序卦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承上升而不已必困為言謂上升不已而困則必反於下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為卦坎上巽下坎水也巽之象則木也巽之義則入也木器之象木入於水下而上乎水汲井之象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本義　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故為井改邑不改井故无喪无得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也汔幾也繘綆也羸敗也汲井幾至未盡綆而敗其瓶則凶也其占為事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也

程傳　井之為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汔幾也繘綆也井以濟用為功幾至而未及用亦與未下繘於井同也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所以五穀不熟不如荑稗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有濟物之用而未及物猶无有也羸敗其瓶而失之其用喪矣是以凶也羸毁敗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井以汲水水無空竭猶人君以政教養天下惠澤無窮也○丘氏富國曰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无喪无得井之德也

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此三句言井之事汔至亦未繘井未及於用也羸其瓶失其用也此二句言汲井之事

寀攺邑不攺井句觧說多錯文意葢言所在之邑其井皆無異製如諸葛孔明行軍之處千井齊甃者以喻王道之行國不異政家不殊俗也无喪无得則言井無盈涸以喻道之可久往來井井則言所及者多以喻道之可大此三句皆言井在人事則王者養民之政是也然井能澤物而汲之者器政能養民而行之者人無器則水之功不能上行無人則王者之澤不能下究故汔至以下又以汲井之事言之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本義井以陽剛為泉上出為功初六以陰居下故為此象葢井不泉而泥則人所不食而禽鳥亦莫

之顧矣　程傳井與鼎皆物也就物以為義六以陰柔居下上无應援无上水之象不能濟物乃井之不可食也井之不可食以泥汙也在井之下有泥之象井之用以其水之養人也无水則舍置不用矣井水之上人獲其用禽鳥亦就而求焉舊廢之井人既不食水不復上則禽鳥亦不復往矣蓋无以濟物也井本濟人之物六以陰居下无上水之象故為不食井之不食以泥也猶人當濟物之時而才弱无援不能及物為時所舍也　集說王氏弼曰最在井底上又無應沈滯滓穢故曰井泥不食也井泥而不可食則是久井不見渫治者也久井不見渫治禽所不嚮而況人乎○蔡氏清曰井以陽剛為泉而初六則陰柔也故為井泥為舊井井以上出為功而初六則居下故為不食為无禽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本義九二剛中有泉之象然上无正應下比初六功不上行故其象如此程傳二雖陽剛之才而居下上无應而比於初不上而下之象也井之道上行者也澗谷之水則旁出而就下二居井而就下失井之道乃井而如谷也井上出則養人而濟物今乃下就汚泥注於鮒而已鮒或以為蝦或以為蟇井泥中微物耳射注也如谷之下流注於鮒也甕敝漏如甕之破漏也陽剛之才本可以養人濟物而上无應援故不能上而就下是以无濟用之功如水之在甕本可為用乃破敝而漏之不為用也井之初二无功而不言悔咎何也曰失則有悔過則為咎无應援而不能成用非悔咎乎居二比初豈非過乎曰處中非過也不能上由无援非以比初也集說張氏振淵曰以井言則為井谷之泉僅下注於鮒以汲井言則為敝壞之甕水反漏於下也

案井谷者井中出水之穴竅也井能出水則非泥井也而其功僅足以射鮒者上無汲引之人如瓶甕之敝漏然則不能自濟於人用也決矣在卦則以井喻政以汲之者喻行政之人在爻則下體以井喻材德之士汲之者喻進用之君上體以井喻德位之君汲之者喻被澤之衆三義相因而取喻不同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本義渫不停汚也井渫不食而使人心惻可用汲矣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也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而未為時用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三以陽剛居得其正是有濟用之才者也在井下之上水之清潔可食者也井以上為用居下未得其用也陽之性上又志應上六處剛而過中汲汲於上進乃有才用而切於施為未得其用則如井之渫治清潔而不見食為心之惻怛也三居井

之時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為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也然明王用人豈求備也故王明則受福矣三之才足以濟用如井之清潔可用汲而食也若上有明王則當用之而得其效賢才見用則已得行其道君得享其功下得被其澤上下並受其福也

集說 蔡氏清曰為我心惻我指旁人所謂行惻也非謂九三自惻也可用汲帶連王明並受其福皆惻惻之之辭也

案不曰明王而曰王明乃惻者祈禱之辭言王若明則吾儕並受其福矣

六四井甃无咎

本義 以六居四雖得其正然陰柔不泉則但能脩治而无及物之功故其象為井甃而占則无咎占者能自脩治則雖无及物之功而亦可以无咎矣

程傳 四雖陰柔而處正上承九五之君才不足

以廣施利物亦可自守者也故能脩治則得无咎甃砌累也謂脩治也四雖才弱不能廣濟物之功脩治其事不至於廢可也若不能脩治廢其養人之功則失井之道其咎大矣居高位而得剛陽中正之君但能處正承上不廢其事亦可以免咎也 集說丘氏富國曰三在内卦渫井内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禦其汚蓋不渫則汚者不潔不甃則潔者易汚○來氏知德曰六四陰柔得正近九五之君蓋脩治其井以瀦蓄九五之寒泉者也占者能脩治臣下之職則可以因君而成井養之功斯无咎矣

九五井洌寒泉食

本義洌潔也陽剛中正功及於物故為此象占者有其德則契其象也 程傳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其才其德盡善盡美井洌寒泉食也洌謂甘潔也井泉以寒為美甘潔之寒泉可為人食也於井

道為至善也然而不言吉者井以上出為成功未至於上未及用也故至上而後言元吉

集說易氏祓曰三與五皆泉之潔者三居甃下未汲之泉也故曰不食五出乎甃已汲之泉也故言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本義收汲取也晁氏云收鹿盧收繘者也亦通幕蔽覆也有孚謂其出有源而不窮也井以上出為功而坎口不揜故上六雖非陽剛而其象如此然占者應之必有孚乃元吉也

程傳井以上出為用居井之上井道之成也收汲取也幕蔽覆也取而不蔽其利无窮井之施廣矣大矣有孚有常而不變也博施而有常大善之吉也夫體井之用博施而有常非大人孰能它卦之終為極為變唯井與鼎終乃為成功是以吉也

案勿幕謂取之無禁所謂往來井井者也有孚謂有源不窮所謂无喪无得者也此爻得備卦之義者巽乎水而上水至此爻則上之極也

總論李氏過曰初井泥二井谷皆廢井也三井渫則渫初之泥四井甃則甃二之谷既渫且甃井道全矣故五井洌而泉寒上井收而勿幕功始及物而井道大成矣○丘氏富國曰先儒以三陽為泉三陰為井陽實陰虛之象也九二言井谷射鮒九三言井渫不食九五言井洌寒泉曰射曰渫曰洌非泉之象乎初六言井泥不食六四言井甃无咎上六言井收勿幕曰泥曰甃曰收非井之象乎以卦序而言則二之射始達之泉也三之渫已潔之泉也五之洌則可食之泉矣初之泥方掘之井也四之甃已修之井也上之收則已汲之井矣又以二爻為一例則初二在井下不見於用故初為泥而二為谷三四皆在井

中將見於用故三爲渫而四爲甃五上皆在井上而巳見於用矣故五言食而上言收也

䷰ 離下兌上

程傳革序卦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井之爲物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不可不革者也故井之後受之以革也爲卦兌上離下澤中有火也革變革也水火相息之物水滅火火涸水相變革者也火之性上水之性下若相違行則睽而巳乃火在下水在上相就而相尅相滅息者也所以爲革也又二女同居而其歸各異其志不同爲不相得也故爲革也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本義革變革也兌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中少二女合爲一卦而少上中下志

不相得故其卦為革也變革之初人未之信故必已日而後信又以其內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說之氣故其占為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所革皆當而所革之悔亡也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

程傳革者變其故也變其故則人未能遽信故必已日然後人心信從元亨利貞悔亡獘壞而後革之革之所以致其通也故革之而可以大亨革之而利於正道則可久而得去故之義无變動之悔乃悔亡也革而无甚益猶可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集說李氏簡曰已日者已可革之時也先時而革則人疑而罔孚故已日乃孚元亨利貞者謂窮則變固有大通之道而利於不失正也正則其悔亡矣○何氏楷曰已日即六二所謂已日也乃孚即九三九四九五所謂有孚也悔亡即九四所謂悔亡也所以云已日者變革天下之事不當輕遽乃能孚信於人乃難辭也下三爻方欲革故而為

新故有謹重不輕革之意上三爻則故者已革而為新矣九四當上下卦之交正改命之時故悔亡獨於九四見之即象傳所云

革而當其悔乃亡也

案巳日乃孚李氏何氏之說為長蓋卦辭爻辭不應互異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本義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有為故為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亦取卦名而義不同也其占為當堅確固守而不可以有為聖人之於變革其謹如此　程傳變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而慎動而後可以无悔九以時則初也動於事初則无審慎之意而有躁易之象以位則下也无時无援而動於下則有僭妄之咎而无體勢之重以才則離體而陽也離性上而剛體

健皆速於動也其才如此有為則凶咎至矣蓋剛不中而體躁所不足者中與順也當以中順自固而无妄動則可也鞏局束也革所以包束黄中色牛順物鞏用黄牛之革謂以中順之道自固不妄動也不云吉凶何也曰妄動則有凶咎以中順自固則不革而已安得便有吉凶乎集說干氏寶曰在革之初未可以動故曰鞏用黄牛之革○劉氏牧曰下非可革之位初非可革之時要在固守中順之道而不敢有革也○呂氏大臨曰初九當革之初居下無位比於六二上無正應雖有剛德不當自任惟結六二以自固故鞏用黄牛之革六二居中柔順故曰黄牛與遯六二同義○龔氏煥曰易言黄牛之革者二遯之六二居中有應欲遯而不可遯者也革之初九在下無應當革而不可革者也所指雖殊而意實相類案更改之義有取於革者革鳥獸之皮也鳥獸更四時則皮毛改換堯典希革毛毨之類是也六爻取象

於牛虎豹者以此牛之皮至堅韌難以更革者也以之繫物則固故遯二之執用者似之以之裹物則密故革初之鞏用者似之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本義六二柔順中正而為文明之主有應於上於是可以革矣然必巳日然後革之則征吉而无咎戒占者猶未可遽變也　程傳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无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然臣道不當為革之先又必待上下之信故巳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所居之地所逢之時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當進而上輔於君以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也以二體柔

而處當位體柔則其進緩當位則其處固變革者事之大故有此戒二得中而應剛未至失於柔也聖人因其有可戒之疑而明其義耳使賢才不失可為之時也 集說 王氏宗傳曰六二以中正之德上應九五中正之君當革之時卦德所謂已日乃孚是也故曰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熊氏良輔曰六二為內卦之主故卦辭之已日見之於此卦曰已日乃孚爻曰已日乃革者孚而後革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本義 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於革者也故其占有征凶貞厲之戒然其時則當革故至於革言三就則亦有孚而可革也 程傳 九三以剛陽為下之上又居離之上而不得中躁動於革者也在下而躁於變革以是而行則有凶也然居下之上事苟當革豈可不為也在乎守貞正而懷危懼順從公論

則可行之不疑革言猶當革之論就成也合也審察當革之言至於三而皆合則可信也言重慎之至能如是則必得至當乃有孚也已可信而衆所信也如此則可以革矣在革之時居下之上事之當革若畏懼而不為則失時為害唯當慎重之至不自任其剛明審稽公論至於三就而後革之則无過矣

集說

呂氏大臨曰九三居下體之上自初至三徧行三爻革之有漸革道以成故曰革言三就至於三則民信之矣故有孚○龔氏煥曰九三以過剛之才躁動以往則凶處當革之時貞固自守則厲惟於改革之言詳審三就則既無躁動之凶又無固守之厲得其時宜所以可革也○胡氏炳文曰以其過剛也故恐其征而不已則凶以其不中也又恐其一於貞固而失變革之義則厲故必革之言至於三就審之屢則有孚而可革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本義以陽居陰故有悔然卦已過中水火之際乃革之時而剛柔不偏又革之用也是以悔亡然又必有孚然後革乃可獲吉明占者有其德而當其時又必有信乃悔亡而得吉也　程傳九四革之盛也陽剛革之才也離下體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革之勢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下无係應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剛柔相際革之用也四既具此可謂當革之時也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之而當其悔乃亡也革之既當唯在處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改命改為也謂革之也既事當而弊革行之以誠上信而下順其吉可知四非中正而至善何也曰唯其處柔也故剛而不過近而不逼順承中正之君乃中正之人也易之取義无常也隨時而已　集說　虞氏翻曰將革而謀謂之言革而行之謂之命

○陸氏希聲曰革而當故悔亡也為物所信則命令不便於民者可改易而獲吉○劉氏牧曰成革之體在斯一爻且自初至三則革道已成故下三爻皆以革字著於爻辭至於四則惟曰悔亡有孚改命吉也○朱子語類問革下三爻有謹重難改之意上三爻則革而善蓋事有新故下三爻則故事也未變之時必當謹審於其先上三爻則變而為新事矣曰然乾卦到九四爻謂乾道乃革也是到這處方變○胡氏炳文曰自三至五皆言有孚三議革而後孚四有孚而後改深淺之序也五未占而有孚積孚之素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本義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毨也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中正為革之主故有此象占而得此則有此應然亦必自其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當之耳程

傳九五以陽剛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大人也以大人之道革天下之事无不當也无不時也所過變化事理炳著如虎之文采故云虎變龍虎大人之象也變者事物之變曰虎何也曰大人變之乃大人之變也以大人中正之道變革之炳然昭著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天下必信也天下蒙大人之革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信之也 集說鄭氏汝諧曰革之道久而後信五與上其革之成乎五陽剛中正居尊而說體盡革之美是以未占而有孚也其文曉然見於天下道德之威望而可信若卜筮罔不是孚虎變之謂也○龔氏煥曰革以孚信為主故彖與三四皆以孚為言至五之未占有孚則不言而信而無以復加矣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本義 革道已成君子如豹之變小人亦革面以聽從矣不可以往而居正則吉變革之事非得已者不可以過而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也故占者如之 程傳 革之終革道之成也君子謂善人良善則已從革而變其著見若豹之彬蔚也小人昏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上之教令也龍虎大人之象故大人云虎君子云豹也人性本善皆可以變化然有下愚雖聖人不能移者以堯舜為君以聖繼聖百有餘年天下被化可謂深且久矣而有苗有象其來格烝乂蓋亦革面而已小人既革其外革道可以為成也苟更從而深治之則為已甚已甚非道也故至革之終而又征則凶也當貞固以自守革至於極而不守以貞則所革隨復變矣天下之事始則患乎難革已革則患乎不能守也故革之終戒以居貞則吉也居貞非為六戒乎曰為革終言也莫不在其中矣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

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无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絶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絶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居革之終變道已成君子處之雖不能同九五革命創制如虎文之彪炳然亦潤色鴻業如豹文之蔚縟故曰君子豹變也小人革面者但能變其顔面容色順上而已革道已成宜安靜守正更有所征則凶居而守正則吉○龔氏焕曰九三與上六皆曰征凶而有貞厲貞吉之殊者三之征凶戒其不可妄動也上之征凶謂事之已革者不可

復變也三當革而未革故守貞則厲上已革而當守故居貞則吉三革道未成上革道已成故也○楊氏啟新曰革道已成非上六革之有革之者也上六特承其重熈累洽之後治定功成之日耳若九五則必堯舜湯武乃足以當之首創之君開大型範耳目一新若混沌初闢其文疎朗濶大繼體之後則漸深邃道密耳周之頑民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則革面之謂革而不守以貞則所變者隨復變矣天下事未革患其不能革既革患其不能守也故戒以居貞

案五上兩爻相承虎豹兩物相似程傳以君子為被王化之人似不如孔氏楊氏以為繼體守成之為安也如文武開基肇造維新豈非若虎之變而文采煥然者乎成康繼世禮明樂備豈非若豹之變而文理繁密者乎言君子雖稍别於大人然革道必至此而後為詳且備也至小人革面方以被王化者言之所

謂革面者亦非但革其面而不能革心之謂此卦以禽獸取義凡禽獸之有靈性而近於人者如猩猩猿猴之類皆革其面故以此為民風丕變之喻爾王道之行則仁義成俗而心亦無不革矣不然何以為必世後仁乎

總論　龔氏煥曰初言鞏用黃牛未可有革者也二言巳日乃革不可遽革者也三言革言三就謹審以為革者也皆革道之未成也四言有孚改命則事革矣五言大人虎變則為聖人之神化矣上言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則天下為之丕變而革道大成矣

䷱ 巽下離上

程傳　鼎序卦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之為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為熟易堅而為柔水火不

可同處也能使相合為用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為卦上離下巽所以為鼎則取其象焉取其義焉取其象者有二以全體言之則下植為足中實為腹受物在中之象對峙於上者耳也橫亙乎上者鉉也鼎之象也以上下二體言之則中虛在上下有足以承之亦鼎之象也取其義則木從火也巽入也順從之義以木從火為然之象火之用惟燔與烹燔不假器故取烹象而為鼎以木巽火烹飪之象也制器取其象也乃象器以為卦乎曰制器取於象也象存乎卦而卦不必先器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衆人之不能知象也故設卦以示之卦器之先後不害於義也或疑鼎非自然之象乃人為也曰固人為也然烹飪可以成物形制如是則可用此非人為自然也在井亦然器雖在卦先而所取者乃卦之象卦復用器以為義也

鼎元吉亨

本義鼎烹飪之器為卦下陰為足二三四陽為腹五陰為耳上陽為鉉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故其卦為鼎下巽巽也上離為目而五為耳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卦自巽來陰進居五而下應九二之陽故其占曰元亨吉衍文也 程傳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止當云元亨文羨吉字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也象復止云元亨其羨明矣 集說易氏祓曰易之諸卦皆言象取諸物以名卦者鼎與井而已井以木巽水鼎以木巽火二卦以養人為義故皆以實象明之○胡氏一桂曰自元亨外無餘辭唯大有與鼎

案上經頤卦言養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然則王者之所當養此兩端而已下經井言養鼎亦言養然

井在邑里之間往來行汲養民之象也鼎在朝廟之中燕饗則用之養賢之象也養民者存乎政行政者存乎人是其得失未可知也故井之彖猶多戒辭至於能養賢則與之食天禄治天職而所以養民者在是矣故其辭直曰元亨與大有同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本義居鼎之下鼎趾之象也上應九四則顛矣然當卦初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焉因其顛而出之則為利矣得妾而因得其子亦由是也此爻之象如此而其占无咎蓋因敗以為功因賤以致貴也

程傳六在鼎下趾之象也上應於四趾而向上顛之象也鼎覆則趾顛趾顛則覆其實矣非順道也然有當顛之時謂傾出敗惡以致潔取新則可也故顛趾利在於出否否惡也四近君大臣之位初在下

之人而相應乃上求於下下從其上也上能用下之善下能輔上之為可以成事功乃善道如鼎之顛趾有當顛之時未為悖理也得妾以其子无咎六陰而卑故為妾得妾謂得其人也若得良妾則能輔助其主使無過咎也子主也以其子致其主於无咎也六陰居下而卑巽從陽妾之象也以六上應四為顛趾而發此義初六本無才德可取故云得妾言得其人則如是也

集說　熊氏良輔曰鼎顛趾鼎之未用而傾仆也未用而傾仆則汙穢不能留反以顛為利也若九四之折足則覆敗而凶矣得妾以其子又就顛趾出否上取義得妾者顛趾也以其子者出否也疑於有咎故曰无咎

案易例初六應九四無亨吉之義蓋以初六乃材德之卑應四有援上之嫌故於義無可取者其動於應而凶咎者則有之矣鳴豫咸拇之類是也惟晉有上進之義萃有萃上之義鼎有得養之義此三者則初

六九四之應容有取焉然晉初則晉如摧如萃初則乃亂乃萃蓋主於在下者之求進求萃而言則居卑處初未能自達者宜也惟鼎之義主於上之養下上之養下也大賢固養之矣及其使人也器之薄材微品所不遺焉當此之時雖其就上也如顛趾而因得去汚穢以自濯於潔清雖其媒蠹也如妾而因得廣嗣續以薦身於嬪御盛世所以無棄才而人入於士君子之路者此也故觀易者知時義之為要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本義以剛居中鼎有實之象也我仇謂初陰陽相求而非正則相陷於惡而為仇矣二能以剛中自守則初雖近不能以就之矣是以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程傳二以剛實居中鼎中有實之象鼎之有實上出則為用二陽剛有濟用之才與五相應上從六五之君則得正而其道可亨然與初

密比陰從陽者也九二居中而應中不至失正已雖自守彼必相求故戒能遠之使不來即我則吉也仇對也陰陽相對之物謂初也相從則非正而害義是有疾也二當以正自守使之不能來就已人能自守以正則不正不能就之矣所以吉也

集說 胡氏炳文曰鼎諸爻與井相似井以陽剛為泉鼎以陽剛為實井二無應故其功終不上行鼎二有應而能以剛中自守故吉

案此疾字是妬害之義所謂入朝見疾是也夫相妬害則相遠而不相即矣然小人之害人也必託為親愛以伺其隙故必不惡而嚴使之不我能即而後無隙之可乘也此只據九二剛中能自守而取此象不必定指一爻為我仇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本義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然以過剛失中越五應上又居下之極為變革之時故為鼎耳方革而不可舉移雖承上爻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以為人之食然以陽居陽為得其正苟能自守則陰陽將和而失其悔矣占者如是則初雖不利而終得吉也

程傳鼎耳六五也為鼎之主三以陽居巽之上剛而能巽其才足以濟務然與五非應而不同五中而非正三正而非中不同也未得於君者也不得於君則其道何由而行革變革為異也三與五異而不合也其行塞不能亨也不合於君則不得其任无以施其用膏甘美之物象祿位雉指五也有文明之德故謂之雉三有才用而不得六五之祿位是不得雉膏食之也君子蘊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其終必亨五有聰明之象而三終上進之物陰陽交暢則雨方雨且將雨也言五與三方將和合虧悔終吉謂不足之悔終當獲吉也三懷才而不偶故

有不足之悔然其有陽剛之德上聰明而下巽正終必相得故吉也三雖不中以巽體故无過剛之失若過剛則豈能終吉

集說　易氏祓曰三鼎腹有實者也耳謂六五正所以運其腹中所容者惟上無應塞而不行實在其中美如雉膏誰得而享之然君子處心要使美實備於我而不計行之通塞及其終也陰陽相濟有至和將雨之兆此所以虧其始之悔而終必獲吉也○胡氏炳文曰井鼎九三皆居下而未為時用井三如清潔之泉而不見食鼎三如鼎中有雉膏而不得以為人食然君子能為可食不能使人必食六五鼎耳三與五不相遇如鼎耳方變革而不可舉移故其行不通然五文明之主三上承文明之腴以剛正自守五終當求之方且如陰陽和而為雨始雖有不遇之悔終當有相遇之吉井三所謂王明並受其福者亦猶是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本義 鼂氏曰形渥諸本作刑剭謂重刑也今從之九四居上任重者也而下應初六之陰則不勝其任矣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凶也 程傳 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協力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也用非其人則敗國家之事貽天下之患四下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傾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赧汗也其凶可知繫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言不勝其任也蔽於所私德薄知小也 集說 王氏弼曰渥沾濡之貌也既覆公餗體為沾濡知小謀大不堪其任受其至辱災及

其身故曰其形渥凶也○胡氏瑗曰夫鼎之實必有齊量不可以盈溢若遇其盈溢則有覆餗之凶君子之人雖有才德亦有分量若職事過其才分則有墮官之謗矣○蘇氏軾曰鼎之量極於四其上則耳矣受實必有餘量以為溢地也溢則覆矣○朱氏震曰其形渥羞赧之象澤流被面沾濡其體也○易氏祓曰四亦鼎腹有實在二陽之上已過於溢而又以陽剛之才下應於初初趾已顛故有折足之象覆公餗四近君為公之象○胡氏炳文曰初未有鼎實故因顛趾而出否四已有鼎實故折足而覆餗案四之得凶諸家之說備矣蓋三陽為實而四適當其盈也盈則有傾覆之象矣又應初為無輔故有折足覆餗之象凡易例九四應初六皆有損而無助大過之不撓乎下解之解而拇皆是也其形渥從王氏說為是詩曰渥赭曰渥丹皆以顏貌言之愧生於中則顏發赤也

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

本義　五於象為耳而有中德故云黄耳金堅剛之物鉉貫耳以舉鼎者也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利在貞固而已或曰金鉉以上九而言更詳之

程傳　五在鼎上耳之象也鼎之舉措在耳為鼎之主也五有中德故云黄耳鉉加耳者也二應於五來從於耳者鉉也二有剛中之德陽體剛中色黄故為金鉉五文明得中而應剛二剛中巽體而上應才无不足也相應至善矣所利在貞固而已六五居中應中不至於失正而質本陰柔故戒以貞固於中也

集說　王氏宗傳曰在鼎之上受鉉以舉鼎者耳也六五之象也在鼎之外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之象也○王氏申子曰黄中色謂五之中也金剛德謂上之陽也主一鼎者在乎耳耳不虛中則鼎雖有鉉而無所措耳而無鉉則鼎雖

有實而無所施故鼎之六五虛其中以納上九陽剛之助而後一鼎之實得以利及天下猶鼎黄耳得金鉉也曰利貞亦以陰居陽而有此戒○胡氏一桂曰程傳及諸家多以六五下應九二為金鉉本義從之然猶舉或曰之說謂金鉉以上九言竊謂鉉所以舉鼎者也必在耳上方可貫耳九二在下勢不可用或說為優然上九又自謂玉鉉者金象以九爻取玉象以爻位剛柔相濟取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本義上於象為鉉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温故有玉鉉之象而其占為大吉无不利蓋有是德則如其占也

程傳井與鼎以上出為用處終鼎功之成也在上鉉之象剛而温者玉也九雖剛陽而居陰履柔不極剛而能温者也居成功之道唯善處而已剛柔適宜動靜不過則為大吉无所不利矣在上為鉉

雖居无位之地實當用也與它卦異矣井亦然集說易氏祓曰鼎與井其用在五而其功皆在上井至上而後為元吉鼎至上而後為大吉皆所以全養人之利者也○胡氏炳文曰上九一陽橫亙乎鼎耳之上有鉉象金剛物自六五之柔而視上九之剛則以為金鉉玉具剛柔之體上九以剛居柔而又下得六五之柔則以為玉鉉○熊氏良輔曰井鼎皆以上爻為吉蓋水以汲而出井為用食以烹而出鼎為用也

案此卦與大有只爭初六一爻耳餘爻皆同也大有之彖辭直曰元亨他卦所無也惟鼎亦曰元亨大有上爻曰吉无不利他爻所無也惟鼎上爻亦曰大吉无不利以其皆為尚賢之卦故也上九剛德為賢六五尊而尚之是尚賢也在他卦有此象者如賁大畜頤之類其義皆善其象傳亦多發尚賢養賢之義然

以卦義言之則大有與鼎獨為盛也卦義之盛重於此兩爻之相得故吉无不利皆於上爻見之即象所謂元亨者也又易中大象言天命者亦惟此兩卦一曰順天休命一曰正位凝命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故退不肖而進賢者天之命也大有以遏惡揚善為順天此則推本於正位以凝命所謂君正莫不正者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也

總論丘氏富國曰初為足故曰顛趾二三四為腹故曰有實曰雉膏曰公餗五為耳故曰黄耳上為鉉故曰玉鉉此豈非全鼎之象乎然初曰趾四亦曰足者以四應乎初而四之足即初也上曰鉉而五亦曰鉉者以五附乎上五之鉉即上也五曰耳而三亦曰耳者則以三無應乎五而有鼎耳革之象

䷲震下震上

程傳震序卦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鼎者器也震為長男故取主器之義而繼鼎之後長子傳國家繼位號者也故爲主器之主序卦取其一義之大者為相繼之義震之為卦一陽生於二陰之下動而上者也故為震震動也不曰動者震有動而奮發震驚之義乾坤之交一索而成震生物之長也故為長男其象則為雷其義則為動雷有震奮之象動為驚懼之義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本義震動也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震而動也其象為雷其屬為長子震有亨道震來當震之來時也虩虩恐懼驚顧之貌震驚百里以雷言匕所以舉鼎實鬯以秬黍酒和鬱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不喪匕鬯以長子言也此卦之占爲能恐懼則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程傳陽生於下而上進有亨之

義又震為動為恐懼為有主震而奮發動而進懼而脩有主而保大皆可以致亨故震則有亨當震動之來則恐懼不敢自寧旋顧周慮虩虩然也虩虩顧慮不安之貌蠅虎謂之虩者以其周環顧慮不自寧也處震如是則能保其安裕故笑言啞啞啞啞言笑和適之貌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言震動之大而處之之道動之大者莫若雷震為雷故以雷言雷之震動驚及百里之遠人无不懼而自失雷聲所及百里也唯宗廟祭祀執匕鬯者則不致於喪失人之致其誠敬莫如祭祀匕以載鼎實升之於俎鬯以灌地而降神方其酌祼以求神薦牲而祈享盡其誠敬之心則雖雷震之威不能使之懼而失守故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卦才无取故但言處震之道

集說　干氏寶曰祭禮薦陳甚多而經獨言不喪匕鬯者匕牲體薦鬯酒人君所自親也○胡氏瑗曰百里雷聲之所及也匕者宗廟之器

以棘木為之似畢而無兩岐所以舉鼎之實而升於俎也鬯者以鬱金草和酒而有芬芳調鬯之氣○胡氏炳文曰震驚百里以震為雷取象不喪匕鬯以長子主器取象震亨謂震有亨之道又自以震來虩虩釋震字以笑言啞啞以下釋亨字○蔡氏清曰震來當震之來時也以心言謂事之可懼而吾懼之也其震懼之也虩虩然非震來而後虩虩也虩虩所以狀其震來也或曰來者自外來也故爻云震來厲又云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此說非惟昧卦辭震來之義亦失卦名震字之義矣蓋震之來來猶至也固亦有其事然震之至則在我也六二震來厲謂當震之來而危厲此震來正與卦辭旨同至於震不於其躬本義分明有恐懼脩省字其與卦辭同益明矣凡有所事者皆當懼懼便是震來也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執事便敬所以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又曰震來虩虩以心言震驚百里以事言不喪匕鬯不懼也不懼

由於能懼○余氏本曰震驚百里只是足笑言啞啞一句意大意謂人平時若能恐懼則可以致福雖卒然禍變之來亦無可畏也案震來之義蔡氏得之矣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本義成震之主處震之初故其占如此　程傳初九成震之主致震者也在卦之下處震之初也知震之來當震之始若能以為恐懼而周旋顧慮虩虩然不敢寧止則終必保其安吉故後笑言啞啞也

集說石氏介曰初九有陽明之德居震之始是能先戒懼者故繇象所言此文當之○胡氏炳文曰初九在內卦之內震之主也故辭與卦同蓋震之用在下而重震之初又最下者所以為震之主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本義六二乘初九之剛故當震之來而危厲也億字未詳又當喪其貨貝而升於九陵之上然柔順中正足以自守故不求而自獲也此爻占具象中但九陵七日之象則未詳耳程傳六二居中得正善處震者也而乘初九之剛九震之主震剛動而上奮孰能禦之厲猛也危也彼來既猛則已處危矣億度也貝所有之資也躋升也九陵之高也逐往追也以震來之厲度不能當而必喪其所有則升至高以避之也九言其重岡陵之重高之至也九重之多也如九天九地也勿逐七日得二之所貴者中正也遇震懼之來雖量勢巽避當守其中正无自失也億之必喪也故遠避以自守過則復其常矣是勿逐而自得也逐即物也以己即物失其守矣故戒勿逐避遠自守處震之大方也如二者當危懼而善處者也

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事既終時既易也不失其守雖一時不能禦其來然時過事已則復其常故云七日得

集說鄭氏汝諧曰億度也度寶貨之可喪而喪之不憚九陵之險而升之避害以自全静退以觀變事定則必得其所謂安利也○楊氏簡曰六二乘初九之剛不可安處故億喪貝往而躋于九陵雖今未得至於歷七日則時當得矣勿用逐也避難曲折有如此者昔太王既不可禦狄不可安處去而邑於岐山之下而他日興周焉此象也○蔣氏悌生曰億度也事未至未著而先謀度之謂億○楊氏啓新曰喪自喪之也躋于九陵飄然遠舉之意人之所以常蹈禍者利耳遠利而自處於高豈惟無厲所喪者可以不久而獲矣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本義蘇蘇緩散自失之狀以陰居陽當震時而居不正是以如此占者若因懼而能行以去其不正則可以无眚矣程傳蘇蘇神氣緩散自失之狀三以陰居陽不正處不正於平時且不能安況處震乎故其震懼而蘇蘇然若因震懼而能行去不正而就正則可以无過眚過也三行則至四正也動以就正為善故二勿逐則自得三能行則无眚以不正而處震懼有眚可知集說趙氏光大曰當震時而懼益甚精神渙散故為震蘇蘇之象然天下不患有憂懼之時而患無脩省之功若能因此懼心而行則持身無妄動應事有成規又何眚之有○楊氏啟新曰震而不行徒震耳行者改圖也此恐懼所以脩省也

九四震遂泥

本義以剛處柔不中不正陷於二陰之閒不能自震也遂者无反之意泥滯溺也　程傳九四居震動之時不中不正處柔失剛健之道居四无中正之德陷溺於重陰之間不能自震奮者也故云遂泥泥泥滯溺也以不正之陽而上下重陰安能免於泥乎遂无反之意處震懼則莫能守也欲震動則莫能奮也震道亡矣豈復能光亨也　集說項氏安世曰初九以一陽動乎二陰之下得震之本象故其福與卦辭合九四以一陽動乎四陰之中則震變成坎震而遂陷於泥也○胡氏炳文曰初與四皆震之所以為震者然震之用在下四溺於陰柔之中故震之亨在初而不在四

朱子卦爻震字雖以人心為主然震之本象則雷也凡雷乘陽氣而動然所乘之氣不同故邵子曰水雷玄火雷赫土雷連石雷霹蓋雷聲有動而不能發達者陷於陰氣也此爻陽動於四陰之中故有震遂泥之

象在人則志氣未能自遂乃困心衡慮之時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本義以六居五而處震時无時而不危也以其得中故无所喪而能有事也占者不失其中則雖危无喪矣 程傳六五雖以陰居陽不當位為不正然以柔居剛又得中乃有中德者也不失中則不違於正矣所以中為貴也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六二六五可見五之動上往則柔不可居動之極下來則犯剛是往來皆危也當君位為動之主隨宜應變在中而已故當億度无喪失其所有之事而已所有之事謂中德苟不失中雖有危不至於凶也億度謂圖慮求不失中也五所以危由非剛陽而无助

若以剛陽有助為動之主則能亨矣往來皆危時則甚難但期於不失中則可自守以柔主動固不能致亨濟

集說 虞氏翻曰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故无喪有事也○項氏安世曰二居下震之上故稱來五居重震之上故稱往來億度也二五之億即震之恐懼也二五之億即震之脩省也○熊氏良輔曰震往亦厲來亦厲皆以危懼待之故能无喪有事蓋不失其所有也此卦辭所謂不喪匕鬯能主器以君天下者與○俞氏琰曰二曰震來指初之來以五視初則初之始震為既往四之洊震為復來五蓋震往而復來之時也有事謂有事於宗廟社稷也震之主爻在初而无喪有事乃歸之五五乃震之君也紫春秋凡祭祀皆曰有事故此有事謂祭也二五之震同其有中德而能億度於事理者亦同然二喪貝而五无喪者二居下位所有者貝耳五居尊所守者則宗廟社稷也貝可喪也宗廟社稷可以失守乎故

二以喪貝為中五以无喪有事為中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本義以陰柔處震極故為索索矍矍之象以是而行其凶必矣然能及其震未及身之時恐懼脩省則可以无咎而亦不能免於婚媾之有言戒占者當如是也

程傳索索消索不存之狀謂其志氣如是六以陰柔居震動之極其驚懼之甚志氣殫索也矍矍不安定貌志氣索索則視瞻徊徨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而處震動之極故征則凶也震之及身乃于其躬也不于其躬謂未及身也鄰者近於身者也能震懼於未及身之前則不至於極矣故得无咎苟未至於極尚有可改之道震終當變柔不固守故有

畏鄰戒而能變之義聖人於震終示人知懼能改之義為勸深矣婚媾所親也謂同動者有言有怨咎之言也六居震之上始為衆動之首今乃畏鄰戒而不敢進與諸處震者異矣故婚媾有言也

集說

鄭氏汝諧曰上以陰柔之資而居一卦之上其中無所得不能自安故震索索而氣不充視矍矍而神不固人之過於恐懼者固無足取若能舉動之際覩事之未然而知戒亦聖人之所許也○趙氏光大曰陰處震極故當震之來志氣消沮瞻視徬徨驚懼之甚也以是而行其志先亂凶也所以然者以不能圖之於早也若震未及身而方及鄰之時恐懼脩省豫為之圖則自無索索矍矍之咎矣

案此婚媾有言與夬四聞言不信同皆占戒之外反言以決之之辭也瑣瑣姻婭見識凡近當禍患之未至則相誘以晏安而已爾安能為人深謀長慮而相與儆戒於未然乎

䷳ 艮下艮上

程傳艮序卦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動靜相因動則有靜靜則有動物无常動之理艮所以次震也艮者止也不曰止者艮山之象有安重堅實之意非止義可盡也乾坤之交三索而成艮一陽居二陰之上陽動而上進之物既至於上則止矣陰者靜也上止而下靜故為艮也然則與畜止之義何異曰畜止者制畜之義力止之也艮止者安止之義止其所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本義艮止也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上而止也其象為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狀亦止於極而不進之意也其占則必能止於背而不有其身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乃无咎也蓋身動物也唯背為

止艮其背則止於所當止也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則雖行於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蓋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焉所以得无咎也

程傳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无我則止矣不能无我无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閒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為无咎也

集說 周子曰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郭氏忠孝曰人之耳目口鼻皆有欲也至於背則無欲也內欲不動則外境不入是以行其庭不見其人也不獲其身止其

止矣不見其人止於行矣内外兼止故人欲滅而天理固存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艮其背之謂乎

○郭氏雍曰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艮之為止其在茲時乎○朱子語類云艮其背只是言止也人之四體皆能動惟背不動取止之義止其所則廓然而大公○又云艮其背便不獲其身不獲其身便不見其人行其庭對艮其背只是對得輕身是動物不道動都是妄然而動斯妄矣不動自无妄○又云艮其背不獲其身只是見道理不見自家行其庭不見其人只是見道理不見箇人也○又云明道云與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兩忘也說得最好便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見有物不見有我只見所當止也○問伊川云内欲不萌外物不接如是而止乃得其正似只說得静中之止否曰然此段分作兩截艮其背不獲其身為静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為動之止總說則艮其背是止之時當其所而

止矣所以止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此三句乃艮其背之效驗○問艮其背不獲其身曰不見有身也行其庭不見其人曰不見有人也曰不見有身不見有人所見者何物曰只是此理○陸氏九淵曰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許氏衡曰人平地行不困沙行便困為其立處不穩故也○蔡氏清曰艮其背本義云背者止之所也夫天有四時冬不用地有四方北不用人有四體背不用一理也蓋體立而後用有以行此理若充得盡即是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又曰四句只略對艮其背一句是腦故彖傳中言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段功夫全在艮其背上人多將行其庭對此句說便不是了行其庭只輕帶過緣艮其背則自然不見有已也不見有人故云此四句只略對了○陳氏琛曰背者北也人之一心静之所養有淺深則發之所中有多寡而於静全無得者一步不可行

也○吳氏曰愼曰程子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即其義蓋廓然大公則忘我而不獲其身物來順應則忘物而不見其人動靜各止其所斯能內外兩忘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本義以陰柔居艮初爲艮趾之象占者如之則无咎而又以其陰柔故又戒其利永貞也程傳六在最下趾之象趾動之先也艮其趾止於動之初也事止於初未至失正故无咎也以柔處下當趾之時也行則失其正矣故止乃无咎陰柔患其不能常也不能固也故方止之初戒以利在常永貞固則不失止之道也集說胡氏炳文曰事當止者當於其始而止之乃可无咎止於始猶懼不能止於終而況不能止於始者乎初六陰柔懼其始之不能終也故戒以利永貞欲常久而貞固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本義六二居中得正既止其腓矣三為限則腓所隨也而過剛不中以止乎上二雖中正而體柔弱不能往而拯之是以其心不快也此爻占在象中下爻放此

程傳六二居中得正得止之道者也上无應援不獲其君矣三居下之上成止之主主乎止者也乃剛而失中不得止之宜剛止於上非能降而下求二雖有中正之德不能從也二之行止係乎所主非得自由故為腓之象股動則腓隨動止在股而不在腓也二既不得以中正之道拯救三之不中則必勉而隨之不能拯而唯隨也雖咎不在已然豈其所欲哉言不聽道不行也故其心不快不得行其志也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无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

集說楊氏簡曰腓隨上而動者也上行而不見拯不得不隨而動故

心不快

案此爻隨字與咸三同咸三謂隨四此爻謂隨三也蓋咸艮皆以人身取象凡人心屬陽體屬陰咸卦三陽居中而九四尤中之中故以四為心也此卦惟九三一陽居中故以三為心也人心之動則體隨之而易例以相近之下位為隨故咸三艮二皆言隨也兩卦直心位者皆德非中正若一以隨為道則隨之者亦失其正矣故咸三則執其隨而往吝此爻則不拯其隨而不快然六二有中正之德本有以自守者故以不能拯其隨為不快於心與咸三之志在隨人異矣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本義限身上下之際即腰胯也夤膂也止於腓則不進而已九三以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艮其限

則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如列其夤矣危厲薰心不安之甚也程傳限分隔也謂上下之際三以剛居剛而不中為成艮之主決止之極也已在下體之上而隔上下之限皆為止義故為艮其限是確乎止而不復能進退者也在人身如列其夤夤膂也上下之際也列絕其夤則上下不相從屬言止於下之堅也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爍其中也集說王氏宗傳曰九三下體之終也以上下二體觀之則交際之地也故曰限夫人之身雖有體節程度然其脉絡血氣必也周流會通曾無上下之間故能屈伸俯仰無不如意而心得以泰然居中今也艮其限而有所止焉則截然不相關屬而所謂心者其能獨寧乎故曰厲薰心○胡氏炳文曰震所主在下初九下

之最下者也九四雖亦震所主而溺於四柔之中有沉之象故不如初之吉艮所主在上上九上之最上有者也九三雖亦艮所主然界乎四柔之中有限之象有列其夤之象故不如上之吉蓋寂然不動者心之體如之何可以徇物感而遂通者心之用如之何可以絶物三過剛不中確乎止而不能進退以至上下隔絶是絶物者也惟見其危厲薰心而已○楊氏啓新曰此爻是惡動以為静而反至於動心者蓋心之與物本相聯屬時止而止時行而行則事應於心而心常泰然有意絶物則物終不可絶而心終不可静矣

巢夤為夾脊骨正與心相對列峙也峙其脊骨而不得為艮背之象者蓋艮背者能動而止也如人之坐尸立齊而揖讓俯仰之用則未嘗廢此所以能行其庭而與物酬酢也此之列夤由於艮限則因腰之不

能屈伸而脊為之峙是不能動而止如人之有戾疾者安得不危而薰心哉心猶火也可揚而不可遏也揚之則明遏之則薰矣危薰心者言其堙鬱昏塞無光明通泰之象也震之九四不當動而動此爻則不當止而止咸之九四感之妄此爻則止之偏皆因失中正之德故如此

六四艮其身无咎

本義以陰居陰時止而止故為艮其身之象而占得无咎也 程傳四大臣之位止天下之當止者也以陰柔而不遇剛陽之君故不能止物唯自止其身則可无咎所以能无咎者以止於正也言止其身无咎則見其不能止物施於政則有咎矣在上位而僅能善其身无取之甚也 集說胡氏瑗曰人之體統而言之則謂之一身分而言之則腰足而上謂之身六四出下體之上在上體之下是身之象

也夫人患不能自止其身今能止之得其道使四肢不妄動故无咎也○吳氏曰愼曰視聽言動身之用也非禮勿視聽言動艮其身也時止而止故无咎若艮限則一於止是猶絶視聽言動而以寂滅為道者矣

案咸五居心上故咸其脢者背也此爻亦居心上則亦背之象矣不言艮其背者艮其背為卦義非中正之德不足以當之四雖直其位而德非中故但言艮其身而已蓋艮其背則不獲其身矣不獲其身者忘也若艮其身則能止而未能忘也然止者忘之路故其占亦曰无咎正猶同人之卦義曰于野上九雖直野位而其德未至故次於野而曰郊此之卦義曰艮背此爻雖直背位而其德亦未至故次於不獲其身而曰艮其身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本義六五當輔之處故其象如此而其占悔亡也悔謂以陰居陽程傳五君位艮之主也主天下之止者也而陰柔之才不足以當此義故止以在上取輔義言之人之所當慎而止者惟言行也五在上故以輔言輔言之所由出也艮於輔則不妄出而有序也言輕發而无序則有悔止之於輔則悔亡也有序中節有次序也輔與頰舌皆言所由出而輔在中艮其輔謂止於中也集說蘇氏軾曰口欲止言欲寡○趙氏彥肅曰能默故能言非默而不言也由言以推行所謂艮者亦如是而已○龔氏煥曰艮其輔非不言也言而有序所以為艮也○谷氏家杰曰止在言前非出口方思止也然有序為止止亦非緘默之謂也

上九敦艮吉

本義 以陽剛居止之極敦厚於止者也 程傳 九以剛實居上而又成艮之主在艮之終止之至堅篤者也敦篤實也居止之極故不過而為敦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六爻之德唯此為吉 集說 項氏安世曰上九與三相類皆一卦之主也然九三當上下之交時不可止而止故危上九當全卦之極時可止而止故吉○又曰象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惟六四一爻足以當之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惟上九一爻足以當之○胡氏炳文曰敦臨敦復皆取坤土象艮山乃坤土而隆其上者也其厚也彌固故其象為敦其占曰吉艮之在上體者凡八而皆吉

總論朱子語類云咸艮皆以人身為象但艮卦又差一位○項氏安世曰咸艮二卦取象相類艮四為背故五為輔咸四為心故五為背肉上為輔又上兌為口則輔宜在上也

案咸艮之象所以差一位者咸以四為心故五為背而上為口艮以三為心故四為背而五為口其位皆緣心而變者也二之腓兼股為一象故與咸三俱言隨

䷴ 艮下巽上

程傳漸序卦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止必有進屈伸消息之理也止之所生亦進也所反亦進也漸所以次艮也進以序為漸令人以緩進為漸進以序不越次所以緩也為卦上巽下艮山上有木木之高而因山其高有因也其高有因乃其進有序也所以為漸也

漸女歸吉利貞

本義　漸漸進也為卦止於下而巽於上為不遽進之義有女歸之象焉又自二至五位皆得正故其占為女歸吉而又戒以利貞也

程傳　以卦才兼漸義而言也乾坤之變為巽艮巽艮重而為漸在漸體而言中二爻交也由二爻之交然後男女各得正位初終二爻雖不當位亦陽上陰下得尊卑之正男女各得其正亦得位也與歸妹正相對女之歸能如是之正則吉也天下之事進必以漸者莫如女歸臣之進於朝人之進於事固當有序不以其序則陵節犯義凶咎隨之然以義之輕重廉恥之道女之從人最為大也故以女歸為義且男女萬事之先也諸卦多有利貞而所施或不同有涉不正之疑而為之戒者有其事必貞乃得其宜者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也所謂涉不正之疑而為之戒者損之九二是也

處陰居説故戒以宜貞也有其事必貞乃得宜者大畜是也言所畜利於貞也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者漸是也言女歸之所以吉利於如此貞正也葢其固有非設戒也漸之義宜能亨而不云亨者葢亨者通達之義非漸進之義也

集説

胡氏瑗曰天下萬事莫不有漸然於女子尤須有漸何則女子處於閨門之內必須男子之家問名納采請期以至於親迎其禮畢備然後乃成其禮而正夫婦之道君子之人處窮賤不可以干時邀君急於求進處於下位者不可謟諛佞媚以希高位皆由漸而致之乃獲其吉也○郭氏雍曰進之漸者無若女之歸女歸不以漸則奔也漸則為歸速則為奔故女歸以漸為吉凡天下之進如女歸之漸無不吉也利貞者女歸之道正固守之无不利也○胡氏炳文曰咸取女吉取者之占也漸女歸吉嫁者之占也然皆以貞艮為主艮止也止而說則其感也以正是為取女之吉止而巽則

其進也以正是為女歸之吉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本義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干水涯也始進於下未得所安而上復无應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為小子厲雖有言而於義則无咎也

程傳漸諸爻皆取鴻象鴻之為物至有時而羣有序不失其時序乃為漸也干水湄水鳥止於水之湄水至近也其進可謂漸矣行而以時乃所謂漸進不失漸得其宜矣六居初至下也陰之才至弱也而上无應援以此而進常情之所憂也君子則深識遠照知義理之所安時事之所宜處之不疑小人幼子唯能見已然之事從衆人之知非能燭理也故危懼而有言蓋不知在下所以有進也用柔所以不躁也无應所以能漸也於義自无咎也若漸之初而用剛急進則失漸之

義不能進而有咎必矣
集說李氏鼎祚曰鴻隨陽鳥喻女從夫卦明漸義爻皆稱焉○楊氏簡曰進欲其漸故鴻為象進欲其知時故鴻為象○何氏楷曰六爻皆取鴻象往來有時先後有序於漸之義為切也昏禮用鴈取不再偶又於女歸之義為切也
案昏禮用鴈大夫執贄亦用鴈皆取有別有序之義此爻小子厲有言正如晉之摧如凡始進之初未有便得所安而人信之者然正惟如此乃所以安其身而信於人若謀便於身圖而求合於衆議則危疑之大者至矣惟升之初六曰衆允蓋以其為卦主時義不同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本義磐大石也漸遠於水進於干而益安矣衎衎和樂意六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而上有九五之

應故其象如此而占則吉也 程傳 二居中得正上應於五進之安裕者也但居漸故進不速磐石之安平者江河之濱所有象進之安自干之磐又漸進也二與九五之君以中正之道相應其進之安固平易莫加焉故其飲食和樂衎衎然吉可知也 集說 胡氏炳文曰艮為石故有磐象鴻食則呼衆飲食衎衎和鳴初之小子厲有言危而傷也二飲食衎衎安且樂矣時使之然也在初則无應在二則柔順中正而上有九五之應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本義 鴻水鳥陸非所安也九三過剛不中而无應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夫征則不復婦孕則不育凶莫甚焉然以其過剛也故利禦寇 程傳 平高曰陸平原也三在下卦之上進至於陸也陽上進者

也居漸之時志將漸進而上无應援當守正以俟時安處平地則得漸之道若或不能自守欲有所牽志有所就則失漸之道四陰在上而密比陽所說也三陽在下而相親陰所從也二爻相比而无應相比則相親而易合无應則无適而相求故為之戒夫陽也夫謂三三若不守正而與四合是知征而不知復征行也復反也不復謂不反顧義理婦謂四若以不正而合則雖孕而不育葢非其道也如是則凶也三之所利在於禦寇非理而至者寇也守正以閑邪所謂禦寇也不能禦寇則自失而凶矣

集說

郭氏雍曰以卦辭言女歸吉故以夫婦為言○程氏敬承曰三以過剛之資當漸進之時懼其進而犯難也故有戒辭焉征孕皆凶言不可進也利在禦寇言可止也

案此卦以女歸為義則必陰陽相應乃與義合故初之厲者無應也二之安者有應也三亦無應而位愈

高則不止於厲而已上九在卦外不與三應如夫征而不復不顧其家也三剛質失柔道如婦有産孕而不能養育不恤其子也以士君子之進言之上不下交而下又失順勤之道於義則凶矣上下不交必有讒邪閒於其閒所謂寇也惟能謹愼自守使寇無所乘則可以救其過剛之失而利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本義鴻不木棲桷平柯也或得平柯則可以安矣六四乘剛而順巽故其象如此占者如之則无咎也

程傳當漸之時四以陰柔進據剛陽之上陽剛而上進豈能安處陰柔之下故四之處非安地如鴻之進于木也木漸高矣而有不安之象鴻趾連不能握枝故不木棲桷横平之柯唯平柯之上乃能安處謂四之處本危或能自得安寧之道則无咎也如鴻之於木本不安或得平柯而處之則安也四居

正而巽順宜无咎者也必以得失言者因得失以明其義也

集說　房氏喬曰進而漸于木失所也或得勁直之桷可容綱足而安棲謂上附於五故无咎○胡氏炳文曰巽為木而處艮山之上鴻漸於此則愈高矣鴻之掌不能握木木雖高非鴻所安也然陰居陰得正如於木之中或得平柯而處之則亦安矣故无咎

案六四亦無應者也然六四承九五例皆吉者以陰承陽合於女歸之義矣順以事上高而不危故有集木得桷之象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本義　陵高阜也九五居尊六二正應在下而為三四所隔然終不能奪其正也故其象如此而占者

如是則吉也　程傳陵高阜也鴻之所止最高處也象君之位雖得尊位然漸之時其道之行固亦非遽與二為正應而中正之德同乃隔於三四三比二四比五皆隔其交者也未能即合故三歲不孕然中正之道有必亨之理不正豈能隔害之故終莫之能勝但其合有漸耳終得其吉也以不正而敵中正一時之為耳久其能勝乎

案此卦之爻象與歸妹同不擇隂爻陽爻皆有婦象也先儒見三五兩陽爻皆言婦故於三則以婦指四於五則以婦指二今推爻意蓋三五皆取婦象三無應者也五雖有應而反其類者也既取婦象而所應者隂是之謂反類其失卦義又有甚於無應者矣故三猶孕也但不育耳五則三歲不孕蓋不相和合之甚者也三過剛故戒以禦寇恐其不能慎也五有中正之德故無戒辭而直以終莫之勝決之勝字蒙九

三禦寇之義夫讒邪國之寇也君子之進所以不能和合而通者寇勝之也然如九五之德則所謂可以正邦者當漸之時有終吉之理豈讒邪所能勝哉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本義胡氏程氏皆云陸當作逵謂雲路也今以韻讀之良是儀羽旄旌纛之飾也上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而其羽毛可用以為儀飾甚雖極高而不為无用之象故其占以為如是則吉也 程傳安定胡公以陸為逵逵雲路也謂虚空之中爾雅九達謂之逵逵通達无阻蔽之義也上九在至高之位又益上進是出乎位之外在它時則為過矣於漸之時居巽之極必有其序如鴻之離所止而飛於雲空在人則超逸乎常事之外者也進至於是而不失其漸賢達之高致也故可用為儀法而吉也羽鴻之所用進

也以其進之用 況上九進之道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上九與三皆處卦上故並稱陸上九最居上極是進處高潔故曰鴻漸于陸也其羽可用為儀吉者居無位之地是不累於位者也處高而能不以位自累則其羽可用為物之儀表可貴可法也○王氏安石曰其進也以漸而不失時其翔也以羣而不失序所謂進退可法者也

案六爻皆有女歸之義獨於三五言婦者陰爻則其為臣道妻道不必言也上九又處卦上以為妻道則女之已老而非歸者以為臣道則臣之已退而非進者既在卦義之外則亦不必言也惟三與五既居高位又為陽爻疑其無婦象也故稱婦焉蓋雖五位亦時以臣道妻道言各隨其卦義而已初以陰應陰三以陽應陽皆不合女歸之義故各有凶厲之辭五應二陰陽相求者也然以二為女則歸於陽為正耦故

飲食衎衎而和也以五為女則歸於二為反類故三歲不孕而不和也四則雖無應而承五亦得所歸可以无咎上卦之終也進之極也既無所取於歸與進之義則反以無應為宜蓋在家為保姆在國為黎老超然於進退之外者也陸字與九三重故先儒改作逵字以叶韻然逵儀古韻實非叶也意者陸乃阿字之誤阿大陵也進於陵則阿矣儀古讀俄正與阿叶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 兌下震上

程傳歸妹序卦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進則必有所至故漸有歸義歸妹所以繼漸也歸妹者女之歸也妹少女之稱為卦震上兌下以少女從長男也男動而女說又以說而動皆男說女女從男之義卦有男女配合之義者四咸恒漸歸妹也咸男女之相感也男下女二氣感應止而說男女

之情相感之象恆常也男上女下巽順而動陰陽皆相應是男女居室夫婦唱隨之常道漸女歸之得其正也男下女而各得正位止靜而巽順其進有漸男女配合得其道也歸妹女之嫁歸也男上女下女從男也而有說少之義以說而動動以說則不得其正矣故位皆不當初與上雖當陰陽之位而陽在下陰在上亦不當位也與漸正相對咸恒夫婦之道漸歸妹女歸之義咸與歸妹男女之情也咸止而說歸妹動於說皆以說也恒與漸夫婦之義也恒巽而動漸止而巽皆以巽順也男女之道夫婦之義備於是矣

歸妹為卦澤上有雷雷震而澤動從之象也物之隨動莫如水男動於上而女從之嫁歸從男之象震長男兌少女少女從長男以說而動動而相說也人之所說者少女故云妹為女歸之象又有長男說少女之義故為

歸妹也

歸妹征凶无攸利

本義 婦人謂嫁曰歸妹少女也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而其情又為以說而動皆非正也故卦為歸妹而卦之諸爻自二至五皆不得正三五又皆以柔乘剛故其占征凶而无所利也 程傳 以說而動動而不當故凶不當位不當也征凶動則凶也如卦之義不獨女歸无所往而利也 集說 蔡氏清曰不曰妹歸而曰歸妹歸者在妹也如漸則曰女歸矣○張氏振淵曰妹乃少女而從長男又其情以說而動是其情勝而不計乎匹偶之宜者故為歸妹所歸在妹不正可知故凶而无所利也

案歸妹文意如春秋歸地歸田之例以物歸於人非其人來取物也歸妹所以失者有二一則不待取而自歸失昏姻之禮以卦象女先於男與咸之男下女相反也一則以少女歸長男失昏姻之時與咸兩少

之交相反也故不曰妹歸而曰歸妹以明其失禮不曰歸女而曰歸妹以見其失時凡彖辭直著吉凶而無他戒者大有鼎直曰元亨此直曰征凶无攸利蓋尊賢育才者人君之盛節也自媒自薦者士女之醜行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本義初九居下而无正應故為娣象然陽剛在女子為賢正之德但為娣之賤僅能承助其君而已故又為跛能履之象而其占則征吉也

程傳女之歸居下而无正應娣之象也剛陽在婦人為賢貞之德而處卑順娣之賢正者也處說居下為順義娣之卑下雖賢何所能為不過自善其身以承助其君而已如跛之能履言不能及遠也然在其分為善故以是而行則吉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征吉者

少長非偶為妻而行則凶為娣而行則吉○胡氏瑗曰跛者足之偏也姪娣非正配而能盡其道以配君子猶足之雖偏而能履地而行不至於廢也

寀初在下娣之象凡女之歸不待六禮備者為失禮惟娣可以從歸而不嫌於失禮少長非偶者為失時惟娣可以待年而不嫌於失時是卦義雖凶而於初則無嫌故變征凶而為征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本義眇能視承上爻而言九二陽剛得中女之賢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不正乃女賢而配不良不能大成内助之功故為眇能視之象而其占則利幽人之貞也幽人亦抱道守正而不偶者也程傳九二陽剛而得中女之賢正者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之質動於說者也乃女賢而配不良故二雖賢不

能自遂以成其内助之功適可以善其身而小施之如眇者之能視而已言不能及遠也男女之際當以正禮五雖不正二自守其幽静貞正乃所利也二有剛正之德幽静之人也二之才如是而言利貞者利言宜於如是之貞非不足而為之戒也

集說郭氏雍曰九二剛中賢女不守其幽獨之操不奪其志故曰利幽人之貞○胡氏一桂曰初二跛眇兑毁折象履卦六三亦兑體故取象同

案此卦與漸相似凡以陰應陽者女之有配者也以陰應陰以陽應陽者女之無配者也若以陽應陰則雖有應而反其類比之無應者加甚矣乃女之有而失配者也衛詩曰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則配之有不良者也又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則配之不終者也然皆自執其志如石之不移至於之死而矢靡他豈非所謂幽人之貞乎凡足以兩而行目以兩而明夫婦以兩而成跛者一正而一偏也眇者一昏而一明

也娣雖屈於偏側而猶能佐理故曰能履

幽人雖失所仰望而其志炯然故曰能視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本義六三陰柔而不中正又為說之主女之不正人莫之取者也故為未得所適而反歸為娣之象

或曰須女賤者

程傳三居下之上本非賤者以失德而无正應故為欲有歸而未得其歸須待之也待者未有所適也六居三不當位德不正也柔而尚剛行不順也為說之主以說求歸動非禮也上无應无受之者也无所適故須也女子之處如是人誰取之不可以為人配矣當反歸而求為娣媵則可也以不正而失其所也

集說陸氏希聲曰在天文織女為貴須女為賤○胡氏炳文曰初九居下娣也

六三居下之上非娣也陰柔而不中正又為兌說之主無德之女也無德之女人無取之者故本宜須而

反歸以娣也

案須當從本義賤女之解為是三不中正而無應故取象於女之賤者人不之取但反歸而為娣也然亦惟下卦無應有娣之象從在上之同類而歸也上卦無應則并無娣之象矣故在四為愆期在上為虛筐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本義 九四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賢女不輕從人而愆期以待所歸之象正與六三相反

程傳 九以陽居四四上體地之高也陽剛在女子為正德賢明者也无正應未得其歸也過時未歸故云愆期女子居貴高之地有賢明之資人情所願取故其愆期乃為有時蓋自有待非不售也待得佳配而後行也九居四雖不當位而處柔乃婦人之道以无應故為愆期之義而聖人推理以女賢而愆期蓋有待也

集說胡氏瑗曰以剛陽之質居陰柔之位不為躁進故待其禮之全備俟其年之長大然後歸於君子斯得其時也遲待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本義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尚德而不貴飾故為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然女德之盛无以加此故又為月幾望之象而占者如之則吉也　程傳六五居尊位妹之貴高者也下應於二為下嫁之象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而後正昏姻之禮明男女之分雖至貴之女不得失柔巽之道有貴驕之志故易中陰尊而謙降者則曰帝乙歸妹泰六五是也貴女之歸唯謙降以從禮乃尊高之德也不事容飾以說於人也娣媵者以容飾為事者也衣袂所以為容飾也六五尊貴之女尚禮而不尚飾故其袂

不及其娣之袂良也良美好也月望陰之盈也盈則敵陽矣幾望未至於盈也五之貴高常不至於盈極則不亢其夫乃為吉也

女之處尊貴之道也

集說薛氏溫其曰至尊之妹必歸於夫人倫之正

案女不待夫家之求而自歸非正也卦之所以凶也然惟天子之女則必求於夫家而自歸焉是歸妹之義在他人則為越禮犯義而凶在天子則為降尊屈貴而吉矣六五居尊而下應九二適合此象故其辭如此卦惟此爻有應而又於歸妹之義正為所宜而非所病則其為吉宜矣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本義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應約婚而不終者也故其象如此而於占為无所利也

程傳上六女歸之終而无應女歸之无終者也婦者所以承先祖奉祭祀不能奉祭祀則不可以為婦矣

筐篚之實婦職所供也古者房中之俎葅歜之類后夫人職之諸侯之祭親割牲卿士大夫皆然割取血以祭禮云血祭盛氣也女當承事筐篚而无實无實則无以祭謂不能奉祭祀也夫婦共承宗廟婦不能奉祭祀乃夫不能承祭祀也故刲羊而无血亦无以祭也謂不可以承祭祀也婦不能奉祭祀則當離絶矣是夫婦之无終者也何所往而利哉

集說 胡氏炳文曰震有虛筐之象兌羊象上與三皆陰虛而無應故有承筐无實刲羊无血之象程傳以為女歸之无終本義以為約婚而不終蓋曰士曰女未成夫婦也先女而後士罪在女也故无攸利之占與卦辭同

䷶ 離下震上

程傳 豐序卦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物所歸聚必成其大故歸妹之後受之以豐也豐盛大

之義為卦震上離下震動也離明也以明而動動而能明皆致豐之道明足以照動足以亨然後能致豐大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本義 豐大也以明而動盛大之勢也故其占有亨道焉然王者至此盛極當衰則又有憂道焉聖人以為徒憂无益但能守常不至於過盛則可矣故戒以勿憂宜日中也 程傳 豐為盛大其義自亨極天下之光大者唯王者能至之假至也天位之尊四海之富羣生之衆王道之大極豐之道其唯王者乎豐之時人民之繁庶事物之殷盛治之豈易周為可憂慮宜如日中之盛明廣照无所不及然後无憂也 集說 張子曰宜日中不宜過中也○郭氏忠孝曰豐者盛大之名盛大所以亨然物極盛大者

憂必將至日過中則昃豐過盛則衰聖人欲持滿以中故言宜日中○項氏安世曰豐卦皆以明為主故下三爻皆明而无咎上三爻皆暗以能求明為吉不能求為凶此所以宜日中也○胡氏炳文曰豐之大有亨道焉大則必通也亦有憂道焉大則可憂也不必過於憂如日之中斯可矣泰晉夬家人升皆曰勿恤此曰勿憂皆當極盛之時常人所不憂而聖人所深憂其辭曰勿憂深切之辭非謂無憂也○何氏楷曰豐有憂道焉而云勿憂蓋於此有道焉可不必憂也其道安在亦曰致豐之本即保豐之道何以致豐離明主之而震動將之也宜常如日之方中使其明無所不及則幽隱畢照斯可永保夫豐亨矣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本義配主謂四旬均也謂皆陽也當豐之時明動相資故初九之遇九四雖皆陽剛而其占如此也

程傳雷電皆至成豐之象明動相資致豐之道非明无以照非動无以行相須猶形影相資猶表裏初九明之初九四動之初宜相須以成其用故雖旬而相應位則相應用則相資故初謂四為配主已所配也配雖匹稱然就之者也如配天以配君子故初於四云配四於初云夷也雖旬无咎旬均也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如陰之應陽柔之從剛下之附上敵則安肯相從唯豐之初四其用則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是陽剛相從而无過咎也蓋非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相資而成用同舟則胡越一心共難則仇怨協力事勢使然也往而相從則能成其豐故云有尚有可嘉尚也在它卦則不相下而離隙矣

集說胡氏瑗曰旬者十日也謂數之盈滿也言初與四其德相符雖居盈滿盛大之時可以无咎以此而往則行有所尚也○蘇氏軾曰凡人知生於憂患而愚生於安佚豐之患常在於闇故爻皆以

明闇為吉凶也初九六二九三三者皆離也而有明德者也九四六五上六則所謂豐而闇者也離火也日也以下升上其性也以明發闇其德也故三離皆上適於震初九適四其配之所在也故曰配主○項氏安世曰初以四為配四以初為夷上下異辭也自下並上曰配○胡氏炳文曰初不言豐初未至豐也五亦不言豐豐者陰虛歉然方賴在下之助不知有其豐也凡卦爻取剛柔相應豐則取明動相資初之剛與四之剛同德而相遇雖兩陽之勢均敵往而從之非特无咎且有尚矣或曰十日為旬○來氏知德曰因宜日中句爻辭皆以日言文王象豐以一日象之故曰勿憂宜日中周公象豐以十日象之故曰雖旬无咎十日為旬言初之豐以一月論已一旬也正豐之時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本義六二居豐之時為離之主至明者也而上應六五之柔暗故為豐蔀見斗之象蔀障蔽也大其障蔽故日中而昏也往而從之則昏暗之主必反見疑唯在積其誠意以感發之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程傳明動相資乃能成豐二為明之主又得中正可謂明者也而五在正應之地陰虛中有孚之象

柔不正非能動者二五雖皆陰而在明動相資之時居相應之地五才不足既其應之才不足資則獨明不能成豐既不能成豐則喪其明功故為豐其蔀日中見斗二至明之才以所應不足與而不能成其豐喪其明功无明功則為昏暗故云見斗斗昏見者也蔀周匝之義用障蔽之物掩晦於明者也斗屬陰而主運平象五以陰柔而當君位日中盛明之時乃見斗猶豐大之時乃遇柔弱之主斗以昏見言見斗則是明喪而暗矣二雖至明中正之才所遇乃柔暗不正之君既不能下求於已若往求之則反得疑猜忌

疾暗主如是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夫君子之事上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至誠以感發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人之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已之誠意上達而君見信之篤耳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若能以誠信發其志意則得行其道乃為吉也

集說　服氏虔曰日中而昏也○張子曰凡言往者皆進而之上也初進而上則遇陽而有尚二既以陰居陰又所應亦陰故往增疑疾○郭氏雍曰六二為離明之中而有豐蔀之闇者以陰居陰上非正應所以有從闇之象也天下之理明則無疑闇則疑六二用明投闇往得疑疾乃其宜也然任其中正有孚而發則動無不吉○徐氏幾曰卦言宜日中以下體言之則二為中以一卦言之則三四為中故二三四皆言日中剛生明故初應四則為往有尚柔生暗故二應五為往得疑疾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本義沛一作旆謂幡幔也其蔽甚於蔀矣沬小星也三處明極而應上六雖不可用而非咎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沛字古本有作旆字者王弼以為幡幔則是旆也幡幔圍蔽於內者豐其沛其暗更甚於蔀也三明體而反暗於四者所應陰暗故也三居明體之上陽剛得正本能明者也豐之道必明動相資而成三應於上上陰柔又无位而處震之終既終則止矣不能動者也它卦至終則極震至終則止矣三无上之應則不能成豐沬星之微小无名數者見沬暗之甚也豐之時而遇上六日中而見沬者也右肱人之所用乃折矣其无能為可知賢智之才遇明君則能有為於天下上无可賴之主則不能有為如人之折其右肱也人之為有所失則有所歸咎曰由是故致是若欲動而无右肱欲為而上无所賴則

不能而已更復何言无所歸咎也

案九三之蔽又甚於二四者爻取日中為昏義二三四在一卦之中而九三又在三爻之中也且二應五為柔中之主四應初為同德之助三所應者乃過中處極之陰其蔽安得不甚哉上六以其昏昏使人昏昏故九三雖以剛明之才為之股肱而不免於毀折然於義為无咎者守其剛正以事上反已無怍而衆無尤也○又案易中所取者雖虛象然必天地閒有此實事非憑虛造設也日中見斗甚而至於見沫所取喻者固謂至昏伏於至明之中然以實象求之則如太陽食時是也食限多則大星見食限甚則小星亦見矣所以然者陰氣蔽障之故故所謂豐其蔀豐其沛者乃蔽日之物非蔽人之物也且此義亦與彖傳日中則昃月盈則食相發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本義象與六二同夷等夷也謂初九也其占為當豐而遇暗主下就同德則吉也　程傳四雖陽剛為動之主又得大臣之位然以不中正遇陰暗柔弱之主豈能致豐大也故為豐其蔀蔀周圍掩蔽之物周圍則不大掩蔽則不明日中見斗當盛明之時反昏暗也夷主其等夷也相應故謂之主初四皆陽而居初是其同德又居相應之地故為夷主居大臣之位而得在下之賢同德相輔其助豈小也哉故吉也如四之才得在下之賢為之助則能致豐大乎曰在下者上有當位為之與在上者下有賢才為之助豈无益乎故吉也然而致天下之豐有君而後能也五陰柔居尊而震體无虛中巽順下賢之象下雖多賢亦將何為蓋非陽剛中正不能致天下之豐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據初適四則以四為主故曰

遇其配主自四之初則以初為主故曰遇其夷主也○張子曰近比於五故亦云見斗正應亦陽故云夷主○郭氏雍曰二之豐蔀見斗以重陰而非正應也而有孚發若吉者中正也四之豐蔀見斗非中正也而遇其夷主吉者應初而有遇也二爻之義相類故其辭同而皆終之以吉有為之時明動必相濟然後有成故初謂四為配主四謂初為夷主迭稱主者明動相須莫適為主惟明者知求動以為主動者知求明以為主故也○鄭氏汝諧曰初視四為配以下偶上也四視初為夷降上就下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本義質雖柔暗若能來致天下之明則有慶譽而吉矣蓋因其柔暗而設此以開之占者能如是則如其占矣

程傳五以陰柔之才為豐之主固不能成其豐大若能來致在下章美之才而用之則有

福慶復得美譽所謂吉也六二文明中正章美之才也為五者誠能致之在位而委任之可以致豐大之慶名譽之美故吉也章美之才主二而言然初與三四皆陽剛之才五能用賢則彙征矣二雖陰有文明中正之德大賢之在下者也五與二雖非陰陽正應在明動相資之時有相為用之義五若能來章則有慶譽而吉也然六五无虛己下賢之義聖人設此義以為教耳

集說

馮氏當可曰六二言往六五言來往來交合章明之象○項氏安世曰六二以五為蔀在上而暗也六五以二為章在下而明也○陳氏曰五陰暗則往而疑二文明則來而章章者離體文明之象○胡氏炳文曰三爻稱日中皆有所蔽六五不稱日中蓋宜日中無蔽也

案五君位也彖辭所謂王假之者即此位則五乃卦主也卦義所重在明以照天下六五雖非明體然下

應六二為文明之主而五有柔中之德能資其章明以自助則卦義所謂勿憂宜日中者實與此爻義合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本義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明極而反暗者也故為豐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无人不覿亦言障蔽之深其凶甚矣 程傳六以陰柔之質而居豐之極處動之終其滿假躁動甚矣處豐大之時宜乎謙屈而處極高致豐大之功在乎剛健而體陰柔當豐大之任在乎得時而不當位如上六者處無一當其凶可知豐其屋處太高也蔀其家居不明也以陰柔居豐大而在无位之地乃高亢昏暗自絕於人人誰與之故闚其戶闃其无人也至於三歲之久而不知變其凶宜矣不覿謂尚不見人蓋不變也六居卦終有變之義而不能遷是其才不能也 集說龔氏煥曰豐卦與明夷相似唯變九四一爻豐其蔀

蔽皆六五上六二陰所爲二豐其蔀以五爲應也三豐其沛以上爲應也四豐其蔀以承五也然五雖柔暗以其得中故有來章之吉上居豐極始則蔽人之明終以自蔽與明夷上六相似○何氏楷曰處豐之極亢然自高豐大其居以明得意方且深居簡出距人於千里之外豈知凶將及矣能無懼乎

總論

熊氏良輔曰豐六爻以不應爲善初四皆陽初曰遇其配主四曰遇其夷主二五皆陰二曰有孚發若吉五曰來章有慶譽吉三與上爲正應三不免於折肱而上則甚凶當豐大之時以同德相輔爲善不取陰陽之應也

御纂周易折中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纂周易折中卷八

詳校官中書臣汪日章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舉人臣楚惟榮

臣永瑢恭校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御纂周易折中卷八

䷷ 艮下 離上

程傳旅序卦豐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豐盛至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豐也為卦離上艮下山止而不遷火行而不居違去而不處之象故為旅也又麗乎外亦旅之象

旅小亨旅貞吉

本義旅羇旅也山止於下火炎於上為去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故為旅以六五得中於外而順乎上下之二陽艮止而離麗於明故其占可以小亨而能守其旅之貞則吉旅非常居若可苟者然道無不在

故自有其正不可須臾離也　程傳以小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吉也　集說胡氏炳文曰在旅而亨亨之小者也然事有小大道無不在大亨固利於貞不可以亨之小而失其貞也正道果可須臾離哉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本義當旅之時以陰柔居下位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六以陰柔在旅之時處於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汙下者也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侮辱取災咎也瑣瑣猥細之狀當旅困之時才質如是上雖有援無能為也四陽性而離體亦非就下者也又在旅與他卦為大臣之位者異矣　集說王氏應麟曰旅初六斯其所取災王輔嗣注云為斯賤之役唐郭京

謂斯合作㪺愚按後漢左雄傳職斯祿薄注云斯賤也不必改㪺字

案易中初爻多取童稚小子之象在旅則童僕之象王氏之說是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本義 即次則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信則无欺而有賴旅之最吉者也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柔順則衆與之中正則處不失當故能保其所有童僕亦盡其忠信雖不若五有文明之德上下之助亦處旅之善者也次舍旅所安也財貨旅所資也童僕旅所賴也得就次舍懷蓄其資財又得童僕之貞良旅之善也柔弱在下者童也强壯處外者僕也二柔順中正故得内外之心在旅所親比者童僕也不云吉者旅寓之際得免於災厲則已善矣 集說 胡氏

炳文曰旅中不能無賴乎童僕之用亦多不免乎童僕之欺惟得其貞信者則無欺而有賴○趙氏玉泉曰二處旅而有柔順中正之德則内不失已而已無不安外不失人而人無不與凡旅之所恃以不可無者皆有以全之也

案二得位得中故曰即次懷資與九四之旅處而得其資斧者異矣下有初六比之故曰得童僕與九三之喪其童僕者異矣在初則為童僕之瑣瑣者自二視之則為童僕之貞者義不相害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本義過剛不中居下之上故其象占如此喪其童僕則不止於失其心矣故貞字連下句為義程

傳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為先三剛而不中又居下體之上與艮之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過剛自高

致困災之道也自高則不順於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失所安也上離為焚象過剛則暴下故下離而喪其童僕之貞信謂失其心也如此則危厲之道也

集說潘氏夢旂曰居剛而用剛平時猶不可況旅乎以此與下焚次喪僕固其宜也九三以剛居下體之上則焚次上九以剛居上體之上則焚巢位愈高剛愈亢則禍愈深矣○丘氏富國曰九三爻辭全與二反二即次而三焚二得童僕而三喪二之貞无尤而三之貞則厲者二柔順得中三過剛不中故也過剛豈處旅之道哉

案三得位故亦有即次象以其過剛故焚之也六爻惟二三言次得位故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本義以陽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下故其象占如此然非其正位又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

故其心有所不快也

程傳

四陽剛雖不居中而處柔在上體之下有用柔能下之象得旅之宜也以剛明之才為五所與為初所應在旅之善者也然四非正位故雖得其處止不若二之就次舍也有剛明之才為上下所與乃旅而得貨財之資器用之利也雖在旅為善然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不能伸其才行其志其心不快也云我者據四而言

集說

蔣氏悌生曰凡卦爻陽剛皆勝陰柔惟旅卦不然二五皆以柔順得吉三上皆以陽剛致凶六爻六五最善二次之上九最凶三次之九四雖得其處姑足以安其身而已豈得盡遂其志

案四居位非正故不曰即次而曰于處在旅而處多懼之地故雖得資與六二同而未免加斧以自防衛其未忘戒心可知安得快然而安樂乎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本義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六五柔順文明又得中道為離之主故得此爻者為射雉之象雖不无亡矢之費而所喪不多終有譽命也程傳六五有文明柔順之德處得中道而上下與之處旅之至善者也人之處旅能合文明之道可謂善矣羈旅之人動而或失則困辱隨之動而无失然後為善離為雉文明之物射雉謂取則於文明之道而必合如射雉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則終能致譽命也譽令聞也命福祿也五居文明之位有文明之德故動必中文明之道也五君位人君无旅旅則失位故不取君義集說朱氏震曰五在旅卦不取君象有文明之德則令譽升聞而爵命之矣○朱子語類云亡

字正如秦無亡矢遺鏃之亡不是如伊川之說易中凡言終吉者皆是初不甚好也○王氏申子曰一矢

七言中之易也

案五在旅卦不取君義程傳之説是也古者士大夫出疆則以贄行而士執雉以相見射雉而得是進身而有階之象也信於友則有譽獲乎上則有命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本義上九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驕而不順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鳥飛騰處高者也上九剛不中而處最高又離體其亢可知故取鳥象在旅之時謙降柔和乃可自保而過剛自高失其所安宜矣巢鳥所安止焚其巢失其所安无所止也在離上為焚象陽剛自處於至高始快其意故先笑既而失安莫與故號咷輕易以喪其順德所以凶也牛順物喪牛于易謂忽易以失其順也離火性上為

躁易之象上承鳥焚其巢故更加旅人字不云旅人則是鳥笑哭也

集說 王氏宗傳曰上九之視九三尤為剛亢者也凡物棲高處亢而寄諸危地者鳥之巢是也故旅之上取以為象夫高極必危離火有焚象也故曰鳥焚其巢先笑謂喜居物上也後號咷謂巢焚之故也夫牛順物也旅道以柔順謙下為本上九喪其至順之德此所以凶也 ○徐氏幾曰旅貴柔順中正三陽爻皆失之而最亢者上九也

總論 范氏仲淹曰內止而不動於心外明而弗迷其往以斯適旅故得小亨而貞吉夫旅人之志卑則自辱高則見疾能執其中可謂智矣故初瑣瑣卑以自辱者也三焚次而上焚巢高而見疾者也二懷資而五譽命柔而不失其中者也

䷸

巽下
巽上

程傳巽序卦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羈旅親寡非巽順何所取容苟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往而不能入巽所以次旅也為卦一陰在二陽之下巽順於陽所以為巽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本義巽入也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其象為風亦取入義陰為主故其占為小亨以陰從陽故又利有所往然必知所從乃得其正故又曰利見大人也 程傳卦之才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巽與兌皆剛中正巽說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乃小亨者兌陽之為也巽陰之為也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 集說郭氏雍曰巽入也能入故利有攸往故利見大人是亦沈潛剛克之意與○朱子語類云巽有入之義巽為風如風之入物只為巽便能入義理之

中無細不入○趙氏汝楳曰一陰生於下二陽巽之於上卦以剛爻得名陰生而陽巽之○蔡氏清曰順字解巽字不盡潛心懇到方為巽也程傳只說順然孔子不曰順而每仍卦名曰巽是必巽字與順字有辨矣大傳曰巽入也又曰巽德之制也又曰巽稱而隱未嘗只以順字當之也○何氏楷曰凡巽之所以致亨皆陽之為也所謂申命乃陽事也有陽以巽之於上故小亨

案巽入也從來說者皆以為一陰入於二陽之下非也葢一陰伏於內陽必入而散之陰性凝滯必散而後與陽合德也其在造化則吹浮雲散積陰者也其在人心則察幾微窮隱伏者也其在國家則除奸慝釐弊事者也三者皆非入不能卦之所以名巽者以此亨之所以小者如蠱則壞極而更新之故其亨大巽但脩敝舉廢而已觀卦爻庚甲之義可見也天下之事既察知之則必見之於行故曰利有攸往非有

剛德之人不能濟也

故又曰利見大人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本義初以陰居下為巽之主卑巽之過故為進退不果之象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有以濟其所不及而得所宜矣程傳六以陰柔居卑巽而不中處最下而承剛過於卑巽者也陰柔之人卑巽太過則志意恐畏而不安或進或退不知所從其所利在武人之貞若能用武人剛貞之志則為宜也勉為剛貞則无過卑恐畏之失矣集說王氏弼曰處令之初未能服令者也故進退也成命齊邪莫善武人故利武人之貞以整之○胡氏瑗曰初六以陰柔之質復在一卦之下是以有進退之疑利在武人之正勇於行事然後可獲其吉也○俞氏琰曰巽申命行事之卦也令出則務在必行豈宜或進或退初六卑

巽而不中柔懦而不武故或進或退而不能自决也若以武人處之則貞固足以幹事矣故曰利武人之貞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本義二以陽處陰而居下有不安之意然當巽之時不厭其卑而二又居中不至已甚故其占為能過於巽而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則可以吉而无咎亦竭誠意以祭祀之吉占也

程傳二居巽時以陽處陰而在下過於巽者也牀人之所安巽在牀下是過於巽過所安矣人之過於卑巽非恐怯則諂說皆非正也二實剛中雖巽體而居柔為過於巽非有邪心也恭巽之過雖非正禮可以遠恥辱絶怨咎亦吉道也史巫者通誠意於神明者也紛若多也苟至誠安於謙巽能使通其誠意者多則吉而无咎謂

其誠足以動人也人不察其誠意則以過巽為謟矣集說馮氏椅曰周官史掌卜筮巫掌祓禳卜筮所以占其吉凶祓禳所以除其妖害

紫然下者隂邪所伏也入於牀下則察之深矣於是既以史占而知之復以巫祓而去之雖有物祆神怪無能為害矣紛若者以諭巾命之頻煩而行事之纖悉也二與五皆所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卦之主也故能盡申命行事之道如此

九三頻巽吝

本義過剛不中居下之上非能巽者勉為屢失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三以陽處剛不得其中又在下體之上以剛亢之質而居巽順之時非能巽者勉而為之故屢失也居巽之時處下而上

臨之以巽又四以柔順相親所乘者剛而上復有重剛雖欲不巽得乎故頻失而頻巽是可吝也集說趙氏汝楳曰頻巽者既巽復巽猶頻復也

案巽者入也然又曰德之制若不能斷制則其入之深者徒足使弊益以滋而奸無所畏非惟無益而又害之也夫子曰再思可矣言事貴斷也九三上九皆過於中則是蓄疑以敗謀多思而少斷然三未如上九之甚也故但為頻巽之象而占曰吝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本義陰柔无應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以陰居陰處上之下故得悔亡而又為卜田之吉占也三品者一為乾豆一為賓客一以充庖

程傳陰柔无援而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四以陰居陰得巽之

正在上體之下居上而能下也居上之下巽於上也以巽臨下巽於下也善處如此故得悔亡所以得悔亡以如田之獲三品也田獲三品及於上下也田獵之獲分三品一為乾豆一供賓客與充庖一頒徒御四能巽於上下之陽如田之獲三品謂遍及上下也四之地本有悔以處之至善故悔亡而復有功天下之事苟善處則悔或可以為功也

集說 王氏弼曰雖以柔遇剛而依尊履正以斯行命必能獲强暴遠不仁者也獲而有益莫善三品故曰悔亡田獲三品○王氏安石曰田者興事之大者也三品有功之盛者也○郭氏雍曰六四近君志決於進無初六之疑則悔亡矣是以有田獲三品之功也六四至柔不當有田獲之功而此以順乎剛得之由是觀之則巽之為道豈柔弱畏懦之謂哉○沈氏該曰田獲三品令行之效也田除害也獲得禽也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將以興利除害也害去利獲令行而功著是以

田獲三品也○胡氏炳文曰田武事也初利武人之貞四之田獲用武而有功者也

案以卦義論則初與四皆伏陰也陽所入而制之者也有以制之則柔順乎剛而在內者無陰慝矣以文義論則初與四能順乎剛是皆有行事之責者蓋質雖柔而能以剛克則所謂柔而立者也初居重巽之下猶有進退之疑至四則居高當位上承九五視初又不同矣故在初利武人之貞四則截續武功而田害悉去解獲三狐而此獲三品所獲者多不止於狐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本義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巽體故有悔以有貞而吉也故得亡其悔而无不利有悔是无初也亡之

是有終也庚更也事之變也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於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於其變之後有所變更而得此占者如是則吉也

程傳 五居尊位為巽之主命令之所出也處得中正盡巽之善然巽者柔順之道所利在貞非五之不足在巽當戒也既貞則吉而悔亡无所不利貞正中也處巽出令皆以中正為吉柔巽而不貞則有悔安能无所不利也命令之出有所變更也无初始未善也有終更之始善也若已善則何用命也何用更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出命更改之道當如是也甲者事之端也庚者變更之始也十干戊已為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事之改更當原始要終如先甲後甲之義如是則吉

集說 張氏浚曰巽孰為貞先庚後庚巽也解在蠱卦之貞也先三日蓋慎始而圖其幾後三日蓋思終而考其成慎始思終權斯行矣庚有制變之義當以剛德為主不然其弊將淪溺而入於

蠱矣○郭氏雍曰愼乃出令君人之道也先後三日而申命之者愼之至也愼之至者令出惟行弗惟反故也命令之出有必可行之善而無不可行復反之失是以吉也上曰貞吉九五之貞吉也下曰吉益命令以是為吉也庚即命令也先庚謂申命後庚謂出令之後而行事也○胡氏炳文曰蠱者事之壞先甲後甲者飭之使復興起巽者事之權先庚後庚者行之使適變通○張氏清子曰甲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故謂之終則有始庚者十干之過中事之當更者也故謂之无初有終況巽九五乃蠱六五之變以造事言之故取諸甲以更事言之故取諸庚易於甲庚皆曰先後三日者蓋聖人謹其始終之意也○梁氏寅曰五居尊位乃命令之所自出也巽之義為入入於理者深而見於行者決巽之道然後為盡矣不然優游牽制其多思者乃其所以為累者也曷足貴乎○鄭氏維嶽曰九五一爻正所謂剛巽乎中正而志

行者五居巽體有蠱壞之病故有悔而以剛中正之道渙號更命得其貞正故吉悔亡而无不利先三後三即是申命行事即是貞處○吴氏曰愼曰茍有所變必丁寧揆度而後行事則入於事理順於人心以得重巽之中盡權宜之制是以吉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本義巽在牀下過於巽者也喪其資斧失所以斷也如是則雖貞亦凶矣居巽之極失其陽剛之德故其象占如此程傳居牀人所安也在牀下過所安之義也九居巽之極過於巽者也資所有也斧以斷也陽剛本有斷以過巽而失其剛斷失其所有喪資斧也居上而過巽至於自失在正道為凶也集說王氏弼曰處巽之極極巽過甚故曰巽在牀下也喪斧所以斷者也過巽失正喪所以斷故曰喪其資

斧○胡氏瑗曰斧斤也善於斷割處無位之地無剛明之才不能斷割以自決其事故凶也

案資斧古本作齊斧為是蓋因承旅卦同音而誤也說卦齊乎巽齊斧者所以齊物之斧也

總論蘇氏濬曰巽者入也然所謂入者豈徒藉口於迂徐漸次之功以濟其因循悠緩之習已耶是故武人之貞不可弛也三品之獲不可後也史巫紛若不以為瀆也先庚後庚不以為煩也傳曰巽以行權

☱ 兌下兌上

程傳兌序卦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物相入則相說相說則相入兌所以次巽也

兌亨利貞

本義 兌說也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其象為澤取其說萬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卦體剛中而柔外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於貞蓋說有亨道而其妄說不可以不戒故其占如此又柔外故為說亨剛中故利於貞亦一義也 程傳 兌說也說致亨之道也能說於物物莫不說而與之足以致亨然為說之道利於貞正非道求說則為邪諂而有悔咎故戒利貞也 集說 焦氏竑曰人有喜說必見而在外蓋陽假陰之和柔以為用喜說非由於陰也故二陰一陽則陽為之主二陽一陰則陰非為主但為陽之用耳

柰地有積濕春氣至則潤升於上人身有血陽氣盛則腴較於色此兌為澤為說之義蓋說雖緣陰而所

以用陰者陽也人有柔和之質而非以忠直之心行之則失正而入於邪矣故利貞

初九和兌吉

本義以陽爻居說體而處最下又无係應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初雖陽爻居說體而在最下无所係應是能卑下和順以為說而无所偏私者也以和為說而无所偏私說之正也陽剛則不卑居下則能巽處說則能和无應則不偏處說如是所以吉也　集說蔡氏淵曰爻位皆剛不比於柔得說之正和而不流者也故吉○吴氏澄曰六畫唯初不比陰柔說道之善故曰和○趙氏玉泉曰陽剛則無邪媚之嫌居下則無上求之念無應又無私係之累其說也不諂不瀆中節而無乖戾和兌之象如是則說得其正矣○來氏知德曰和與中庸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同謂其所說者無乖戾之私皆性情之正道義之

公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本義剛中為孚居陰為悔占者以孚而說則吉而悔亡矣 程傳二承比陰柔陰柔小人也說之則當有悔二剛中之德孚信內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君子和而不同說而不失剛中故吉而悔亡非二之剛中則有悔矣以自守而亡也 集說王氏宗傳曰六三陰柔而不正所謂非道以說者也而二比之疑於有悔矣然二以剛居中誠實之德充足於內故雖與三同體而無失已之嫌此其悔所以亡也○龔氏煥曰九二陽剛得中當說之時以孚信為說者也已以孚信為說人不得而妄說之所以吉也

六三來兌凶

本義陰柔不中正為兌之主上无所應而反來就二陽以求說凶之道也 程傳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來兌就之以求說也比於在下之陽枉己非道就以求說所以凶也之內為來上下俱陽而獨之內者以同體而陰性下也失道下行也 集說王氏宗傳曰六三居兩兌之閒一兌既盡一兌復來故曰來兌夫以不正之才居兩兌之閒左右逢迎惟以容說為事此小人之失正者故於兌為凶

案三居內體故曰來然非來說於下二陽之謂也為說之主志在於說凡外物之可說者皆感之而來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本義四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決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質本陽剛故能

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有喜矣象占如此為戒深矣

程傳

四上承中正之五而下比柔邪之三雖剛陽而處非正三陰柔陽所說也故不能決而商度未寧謂擬議所從而未決未能有定也兩閒謂之介介分限也地之界則加田義乃同也故人有節守謂之介若介然守正而疾遠邪惡則有喜也從五正也說三邪也四近君之位若剛介守正疾遠邪惡將得君以行道福慶及物為有喜也若四者得失未有定繫所從耳

集說

楊氏簡曰九剛四柔近比六三諛佞之小人心知其非而實樂其柔媚故商度所說去取交戰於胸中而未寧聖人於是勉之曰介然疾惡小人則有喜

案易中疾字皆與喜對故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又曰損其疾使遄有喜以此爻例之則疾者謂疾病也喜者謂病去也四比於三故曰介疾言介於邪害之閒也若安而溺焉則其為鴆毒大矣惟能商度所說

而不以可說者為安則雖介疾而有喜矣論語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其商兑之謂乎

九五孚于剝有厲

本義剝謂陰能剝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然當說之時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陰柔為說之主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剝陽者也故其占但戒以信於上六則有危也程傳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善矣而聖人復設有厲之戒蓋堯舜之盛未嘗无戒也戒所當戒而已雖聖賢在上天下未嘗无小人然不敢肆其惡也聖人亦說其能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聖賢之可說也如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聖人非不知其終惡也取其畏罪而强仁耳五若誠心信小人之假善為實善而不知

其包藏則危道也小人者備之不至則害於善聖人為戒之意深矣剝者消陽之名陰消陽者也蓋指上六故孚于剝則危也以五在說之時而密比於上六故為之戒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

集說

王氏弼曰比於上六而與相得處尊正之位不說信乎陽而說信乎陰孚于剝之義也剝之為義小人道長之謂○楊氏簡曰九五親信上六柔媚不正之小人故曰孚于剝剝之為卦小人剝君子又剝喪其國家故謂小人為剝信小人危厲之道也○胡氏炳文曰說之惑人最為可懼感之者將以剝之也況為君者易狃於所說故雖聖人且畏巧言令色況凡為君子者乎○錢氏一本曰兌五說體與履五健體不同履五健恐其和之難危在夬兌五說不覺其入之易危在孚故皆有厲

之象

彖易中凡言厲者皆兼内外而言蓋事可危而吾危之也履五爻及此爻皆以剛中正居尊位而有厲辭夫子又皆以位正當釋之是其危也以剛中正故能危也履卦有危懼之義而九五居尊所謂履帝位而不疚者故能因夬履而常危兌有說義九五居尊又比上六故亦因孚于剝而心有危也此有厲與夬有厲正同皆以九五比近上六所謂其危乃光者也

上六引兌

本義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引下二陽相與為說而不能必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其吉凶

程傳他卦至極則變兌為說極則愈說上六成說之主居說之極說不知已者也故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然而不至悔咎何也曰方言其說不知已未見其所說善惡也又下乘九五之中正无

所施其邪說六三則承秉皆非正是以有凶

集說 劉氏牧曰執德不固見誘則從故稱引兌○毛氏璞曰所以為兌者三與上也三為內卦故曰來上為外卦故曰引

案三與上皆以陰柔為說主來兌者物感我而來孟子所謂蔽於物樂記所謂感於物而動者也引兌者物引我而去孟子所謂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樂記所謂物至而人化物者也始於來終於引此人心動乎欲之淺深也

總論 龔氏煥曰兌本以說之見乎外而得名然六爻之義皆不取說之徇乎外者人之所說苟能不徇乎外則其見於外者斯得其正而吉矣○蔣氏悌生曰當說之時剛則有節柔則無度故此卦初二及四五四爻皆以剛陽而得吉三上二爻皆以陰柔而致凶

䷺ 坎下 巽上

程傳渙序卦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說則舒散也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義渙所以繼兌也為卦巽上坎下風行於水上水遇風則渙散所以為渙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本義渙散也為卦下坎上巽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之象故為渙其變則本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故其占可亨又以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當至於廟以聚之又以巽木坎水舟楫之象故利涉大川其曰利貞則占者之深戒也 程傳渙離散也人之離散由乎中人心離則散矣治乎散亦本於中能收拾人心則散可聚也故卦之義皆主於中利貞合渙散之道在乎正

固也

案渙與萃對假廟者所以聚鬼神之既散也涉川者所以聚人力之不齊也蓋盡誠以感格則幽明無有不應泰越而共舟則心力無有不同此二者渙而求聚之大端也然不以正行之則必有瀆神犯難之事故曰

利貞

初六用拯馬壯吉

本義 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為力既易又有壯馬其吉可知初六非有濟渙之才但能順乎九二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六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又得馬壯所以吉也六爻獨初不云渙者離散之勢辨之宜早方始而拯之則不至於渙也為教深矣馬人之所託也託於壯馬故能拯

渙馬謂二也二有剛中之才初陰柔順兩皆无應无應則親比相求初之柔順而託於剛中之才以拯其渙渙如得壯馬以致遠必有濟矣故吉也渙拯於始為力則易時之順也

集說王氏宗傳曰居渙散之初則時未至於渙也當此之時順此之勢而亟救之則用拯之道得矣故必馬壯而後吉○胡氏炳文曰五爻皆言渙初獨不言者救之尚早可不至於渙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本義九而居二宜有悔也然當渙之時來而不窮能亡其悔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蓋九奔而二机也

程傳諸爻皆云渙謂渙之時也在渙離之時而處險中其有悔可知若能奔就所安則得悔亡也机者俯憑以為安者也俯就下也奔急往也二與初雖非正應而當渙離之時兩皆無與以陰陽親比相求

則相賴者也故二目初為机初謂二為馬二急就於初以為安則能亡其悔矣初雖坎體而不在險中也或疑初之柔微何足賴蓋渙之時合力為勝先儒皆以五為机非也方渙離之時二陽豈能同也若能同則成濟渙之功當大豈止悔亡而已机謂俯就也

集說 郭氏雍曰九二之剛自外來而得中得去危就安之義故有奔其机之象惟得中就安故象傳所以言不窮也○朱子語類云九二渙奔其机以人事言之是來就安處

案聚渙者先固其本以剛中居內固本之象也机者所以憑而坐也有所憑依而安居然後可以動而不窮矣

六三渙其躬无悔

本義陰柔而不中正有私於己之象也然居得陽位志在濟時能散其私以得无悔故其占如此大率此上四爻皆因渙以濟渙者也　程傳三在渙時獨有應與无渙散之悔也然以陰柔之質不中正之才上居无位之地豈能拯時之渙而及人也止於其身可以无悔而已上加渙字在渙之時躬无渙之悔　集說王氏申子曰自此以上四爻皆因渙以拯也渙者謂渙其所當渙則不當渙者聚矣

案易中六三應上九少有吉義惟當渙時則有應於上者忘身徇上之象也蹇之二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亦以當蹇難之時而與五相應此爻之義同之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本義居陰得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下无應與為能散其朋黨之象占者如是則大善而吉

又言能散其小羣以成大羣使所散者聚而若丘則非常人思慮之所及也　程傳渙四五二爻義相須故通言之象故曰上同也四巽順而正居大臣之位五剛中而正居君位君臣合力剛柔相濟以拯天下之渙者也方渙散之時用剛則不能使之懷附用柔則不足為之依歸四以巽順之正道輔剛中正之君君臣同功所以能濟渙也天下渙散而能使之羣聚可謂大善之吉也渙有丘匪夷所思贊美之辭也丘聚之大也方渙散而能致其大聚其功甚大其事甚難其用至妙夷平常也非平常之見所能思及也非賢智孰能如是　集說　胡氏瑗曰天下之渙起於衆心乖離人自為羣六四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而居陰得正下無私應是大臣秉大公之道使天下之黨盡散則天下之心不至於乖散而兼得以萃聚故得盡善元大之吉也〇朱子語類云老蘇云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

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說則是羣其渙非渙其羣也葢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陳氏琛曰天下之所以渙者多由人心叛上而各締其私也私黨既散則公道大行而勢合于一如丘陵之髙矣所謂散小羣以成大羣也然此必才識之髙邁者乃能之非常人思慮所及也

案孔安國書序云丘聚也則丘字即訓聚渙有丘匪夷所思語氣葢云常人徒知散之為散不知散之為聚也散中有聚豈常人思慮之所及乎世有合羣黨以為自固之術者然徒以私相結以勢相附耳非眞聚也及其散也相背相傾乃甚於不聚者矣惟無私者公道足以服人惟無邪者正理可以動衆此所謂散中之聚人臣體國者之所當知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本義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與其居積則可以濟渙而无咎矣故其象占如此

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渙王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程傳五與四君臣合德以剛中正巽順之道治渙得其道矣惟在浹洽於人心則順從也當使號令洽於民心如人身之汗浹於四體則信服而從矣如是則可以濟天下之渙居王位為稱而无咎大號大政令也謂新民之大命救渙之大政再云渙者上謂渙之時下謂處渙如是則无咎也在四已言元吉五惟言稱其位也渙之四五通言者渙以離散為害拯之使合也非君臣同功合力其能濟乎爻義相須時之宜也

集說胡氏瑗曰汗者膚腠之所出出則宣人之壅滯愈人之疾猶上有教令釋天下之難使天下各

得其所者九五居至尊之位為渙散之主居得其正履得其中能出其號令布其德澤宣天下壅滯發天下堙鬱使天下之人皆信於上咸有所歸所以居位而无悔咎○朱子語類云聖人就人身上說一汗字為象不為無意蓋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無不被而及之亦猶人身之汗出乎中而浹於四體也○俞氏琰曰散人之疾而使之愈者汗也散天下之難而使之愈者號令也王居謂王者所居之位○何氏楷曰王者以天下為一身欲渙周身之汗其必有大號以與天下更始而後可凡大命令之下大政事之布大財用之發以散則為和風以潤則為甘雨如人之汗從心而液無不霑透則羣邪之鬱積盡渙而天下之險難亦庶乎可解矣

案凡易中號字皆當作平聲為呼號之號在常人則是哀痛迫切寫情輸心也在王者則是至誠懇惻發

號施令也渙王居渙字當一讀言其大號也如渙汗然足以通上下之壅塞回周身之元氣則雖當渙之時而以王者居之必得无咎矣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本義上九以陽居渙極能出乎渙故其象占如此血謂傷害逖當作惕與小畜六四同言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　程傳上九渙之諸爻皆无係應亦渙離之象惟上應於三三居險陷之極上若下從於彼則不能出於渙也險有傷害畏懼之象故云血惕然九以陽剛處渙之外有出渙之象又居巽之極為能巽順於事理故云若能使其血去其惕出則无咎也其者所有也渙之時以能合為功獨九居渙之極有係而臨險故以能出渙遠害為善也　集說王氏弼曰逖遠也最遠於害不近侵克散其憂傷遠

出者也散患於遠害之地誰將咎之哉○朱氏震曰逖遠也去逖出一本作去惕出然象曰遠害當從逖矣○王氏申子曰以諸爻文法律之渙其血句也渙其所傷而免於難○俞氏琰曰當依爻傳作渙其血上居渙終去坎甚遠而無傷害故其象為渙其血其占曰无咎○錢氏一本曰去不復來逖不復近出不復入其於坎血遠而又遠何咎之有

案萃以聚為義故至卦終而猶齎咨涕洟以求萃者天命之正人心之安也渙以離為義故至卦終而遂遠害離去以避咎者亦樂天之智安土之仁也古之君子不潔身以亂倫亦不濡首以蹈禍各惟其時而已矣

䷻ 兌下坎上

程傳節序卦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物既離散則當節止之節所以次渙也為卦澤上有水澤之容有限澤上置水滿則不容為有節之象故為節

節亨苦節不可貞

本義節有限而止也為卦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為節節固自有亨道矣又其體陰陽各半而二五皆陽故其占得亨然至於太甚則苦矣故又戒以不可守以為貞也程傳事既有節則能致亨通故節有亨義節貴適中過則苦矣節至於苦豈能常也不可固守以為常不可貞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節者制度之名節止之義制事有節其道乃亨故曰節亨節須得中為節過苦傷於刻薄物所不堪不可復正故曰苦節不可貞也○薛氏溫其曰節以禮其道乃亨過苦傷陋不可以為正也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本義 户庭户外之庭也陽剛得正居節之初未可以行能節而止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户庭户外之庭門庭門内之庭初以陽在下上復有應非能節者也又當節之初故戒之謹守至於不出户庭則无咎也初能固守終或渝之不謹於初安能有卒故於節之初為戒甚嚴也

集說 王氏申子曰陽剛在下居得其正當節之初知其時未可行故謹言謹行至於不出户外之庭是知節而能止者故无咎○徐氏在漢曰坎變下一畫為兌象止坎下流户以節人之出入澤以節水之出入初不出户庭以極其愼密為不出此其所以无咎

九二不出門庭凶

本義　門庭門内之庭也九二當可行之時而失剛不正上无應與知節而不知通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二雖剛中之質然處隂居説而承柔處隂不正也居説失剛也承柔近邪也節之道當以剛中正二失其剛中之德與九五剛中正異矣不出門庭不之於外也謂不從於五也二五非隂陽正應故不相從若以剛中之道相合則可以成節之功惟其失德失時是以凶也不合於五乃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為節如懲忿窒慾損過益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

集説　朱子語類云户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錢氏志立曰澤所以鍾水也水始至則增其防以瀦之初九是也水漸盛則啟其竇以洩之九二是也二與初同道則失其節矣

案節卦六爻皆以澤水二體取義澤者止水者行節雖以止為義然必可以通行而不窮乃為節之亨也

初二兩爻一在澤底一在澤中在澤底者水之方瀦不出宜也在澤中則當有蓄洩之道不可閉塞而不出也兌本坎體中爻其主也有坎之德可以流行而變兌則為下流之塞二適當之故六爻之失時未有如二者也時應塞而塞則為慎容不出雖足不窺户可也時不應塞而塞則為絶物自廢所謂出門同人者安在哉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本義陰柔而不中正以當節時非能節者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六三不中正乘剛而臨險固宜有咎然柔順而和說若能自節而順於義則可以无過不然則凶咎必至可傷嗟也故不節若則嗟若已所自致无所歸咎也　集說張子曰處非其位失節也然能嗟其不節則亦无咎矣○又曰王弼於此

无咎又别立一例只舊例亦可推行但能嗟其不節有補過之心則亦无咎也○李氏彦章曰臨之六三失臨之道而既憂之節之六三失節之道而嗟若皆得无咎易以補過為善者也○鄭氏汝諧曰進乘二陽處澤之溢過乎中而不節者三也知其不節而能傷嗟以自悔其誰咎之哉下體之極極則當變故發此義○豐氏寅初曰處兑之極水溢澤上説於驕侈不知謹節以致窮困然其心痛悔形於悲歎能悔則有改過之幾是猶可以无咎也

六四安節亨

本義柔順得正上承九五自然有節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四順承九五剛中正之道是以中正為節也以陰居陰安於正也當位為有節之象下應於初四坎體水也水上溢為无節就下有節也

如四之義非强節之安於節者也故能致亨節以安為善强守而不安則不能常豈能亨也集說俞氏琰曰六三失位而處兌澤之極是乃溢而不節六四當位而順承九五之君故為安節

案六四以柔正承五故曰安節安與勉對蓋凡其制節謹度皆循乎成法而安行非勉强以為節者也於象居坎之下水之下流也柔正為水流平地安瀾之象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本義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九五剛中正居尊位為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在已則安行天下則說從節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可嘉尚也集說王氏弼曰當位居中為節之主不失其中不傷財不害民之謂也為節而不苦

非甘而何術斯以往往有尚也○朱子語類云甘便對那苦甘節與禮之用和為貴相似○趙氏汝楳曰鹹苦酸辛味之偏甘味之中也甘受和和者節味之偏而適其中行之以甘人不吾病而事以成節之吉也

泺水之止者苦積澤為鹵是也其流者甘山下出泉是也五為坎主水之源也在井為洌取其不泥也在節為甘取其不苦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本義居節之極故為苦節既處過極故雖得正而不免於凶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也

程傳上六居節之極節之苦者也居險之極亦為苦義固守則凶悔則凶亡悔損過從中之謂也節

之悔亡與他卦之悔亡辭同而義異也

集說

干氏寶曰彖稱苦節不可貞任此爻也故曰貞凶○

孔氏穎達曰上六處節之極過節之中節不能甘以至於苦故曰苦節也若以苦節施人則是正道之凶以若以苦節脩身則儉約無妄可得亡悔○呂氏大臨曰上六居節之極其節已甚苦節者也用過乎節物所不堪守是不變物窮必乖故曰貞凶禮奢寧儉未害乎義故曰悔亡○胡氏炳文曰五位中故為甘上位極故為苦彖曰節亨五以之曰苦節不可貞上以之○來氏知德曰無甘節之吉故貞凶無不節之嗟故悔亡

總論

丘氏富國曰彖傳當位以節故節之六爻以當位為善不當位為不善若以兩爻相比者觀之則又各相比而相反初與二比初不出户庭則无咎二不出門庭則凶二反乎初者也三與四比四柔得

正則為安節三柔不正則為不節三反乎四者也五與上比五得中則為節之甘上過中則為節之苦上反乎五者也○陸氏振奇曰觀下卦通塞二字上卦甘苦二字可以知節道矣通處味甘塞處味苦塞極必潰故三受焉甘失反苦故上受焉

案下卦為澤為止故初二皆曰不出三則澤之止而溢也上卦為水為流故四曰安而五曰甘上則水之流而竭也通塞甘苦皆從澤水取義陸氏之說得之矣

䷼ 兌下巽上

程傳中孚序卦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節者為之制節使不得過越也信而後能行上能信守之下則信從之節而信之也中孚所以次節也為卦澤上有風風行澤上而感於水中為中孚之象感謂感

而動也內外皆實而中虛為中孚之象又二五皆陽中實亦為孚義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本義孚信也為卦二陰在內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言之為中虛以二體言之為中實皆孚信之象也又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下亦為孚義豚魚无知之物又木在澤上外實內虛皆舟楫之象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而不可以失其貞故占者能致豚魚之應則吉而利涉大川又必利于貞也

程傳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於豚魚則无不至矣所以吉也忠信可以蹈水火況涉川乎守信之道在乎堅正故利於貞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信發於中謂之中孚魚者蟲之幽隱豚

者歟之微賤內有誠信則雖微隱之物信皆及矣既有誠信光被萬物以斯涉難何往不通故曰利涉大川信而不正凶邪之道故利在貞也○蘇氏軾曰中孚信也而謂之中孚者如羽蟲之孚有諸中而後能化也內無陽不生故必剛得中然後為中孚也○朱子語類問中孚孚字與信字恐亦有別曰伊川云存於中為孚見於事為信說得極好因舉字說孚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今之乳字一邊從孚蓋中所抱者實有物也中間實有物所以人自信之○問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如何曰只看虛實字便見本質之異中虛是無事時虛而無物故曰中虛自中虛中發出來皆是實理所以曰中實○又云一念之間中無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胡氏炳文曰豚魚至愚無知惟信足以感之大川至險不測惟信足以濟之然信而或失其正則如盜賊相羣男女相私士夫死黨小人出肺肝相示而

遯背之其為孚也人為之偽非天理之正故又戒以利貞○蔡氏清曰豚魚吉承中孚云也中孚便有以孚於物矣不然乃為豚魚之吉而不為中孚者之吉矣豚魚是承中孚故彖傳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吳氏曰愼曰中孚豚魚吉卦辭連卦名為義猶同人于野履虎尾艮其背之例言人中心能孚信於豚魚則無所不感矣故吉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本義當中孚之初上應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吉復有他焉則失其所以度之之正而不得其所安矣戒占者之辭也 程傳九當中孚之初故戒在審其所信虞度也度其可信而後從也雖有至信若不得其所則有悔咎故虞度而後信則吉也既得所信則當誠一若有他則不得其燕安矣燕安

裕也有他志不定也人志不定則惑而不安初與四為正應四巽體而居正无不善也爻以誡始之義大故不取相應之義

集說 荀氏爽曰虞安也初應於四宜自安虞無意於四則吉故若用應則非虞也○項氏安世曰中孚六爻皆不取外應孚在其中無待於外也初九安處於下不假他求何吉如之苟變其志動而求孚於四則失其安也

案荀氏項氏說於易例卦義皆合蓋易例初九應六四義無所取如屯之磐桓賁之賁趾皆不取應四為義頤之朶頤則反以應四為累惟損益之初則適當益上報上之卦時義不同也此卦之義主於中有實德不願乎外故六爻無應者吉有應者凶初之虞吉者謂其有以自守自安也禮有虞祭亦安之義也燕亦安也虞則燕不虞則不燕矣有他不燕正與大過九四有他吝同九四下應初六為有他初九上應六

四亦為有他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本義 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故有鶴鳴子和我爵爾靡之象鶴在陰謂九居二好爵謂得中靡與縻同言懿德人之所好故好爵雖我之所獨有而彼亦繫戀之也 程傳 二剛實於中孚之至者也孚至則能感通鶴鳴於幽隱之處不聞也而其子相應和中心之願相通也好爵我有而彼亦係慕說好爵之意同也有孚於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无遠近幽深之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違之言誠通也至誠感通之理知道者為能識之 集說 孔氏穎達曰九二體剛處於卦內又在三四重陰之下而履不失中是不徇於外自任其眞者也處於幽昧而行不失信則聲

聞於外為同類之所應焉如鶴之鳴於幽遠則為其子所和也靡散也不私權利惟德是與若我有好爵願與爾賢者分散而共之故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王氏安石曰君子之言行至誠而善則雖在幽遠為已類者亦以至誠從而應之中孚之至也○蘇氏軾曰中孚必正而一靜而久而初九六四六三上九有應而相求皆非所謂正而一靜而久者也惟九二端愨無求而物自應焉○張氏浚曰二處二陰下為在陰其子和之謂初○鄭氏汝諧曰二獨無應若未信於人而爻之最吉莫二若也自耀者其實喪自晦者其德章無心於感物而物無不感者至誠之道也二以剛履柔其居得中且伏於二陰之下益靜晦而無求者無求而物自應故鶴鳴在陰而其子和之者感以天也

案易例凡言子言童者皆初之象故張氏以其子和之為初者近是好爵謂旨酒也靡謂醉也九二有剛

中之實德無應於上而初與之同德故有鶴鳴子和好爵爾靡之象言父子明不出戶庭也言爾我明不踰同類也詩云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則居爽塏之地而聲及遠矣處於陰而子和則不求遠聞可知又曰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衎則同樂者衆矣吾與爾靡則惟二人同心而已君子之實德實行不務於遠而脩於邇故繫辭傳兩言況其邇者乎然後推廣而極言之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本義 敵謂上九信之窮者六三陰柔不中正以居說極而與之為應故不能自主而其象如此

程傳 敵對敵也謂所交孚者正應上九是也三四皆以虛中為成孚之主然所處則異四得位居正故亡四以從上三不中失正故得敵以累志以柔說之質既有所係惟所信是從或鼓張或罷廢或悲泣或歌

樂動息憂樂皆繫乎所信也惟係所信故未知吉凶然非明達君子之所為也集說劉氏牧曰人惟信不足故言行之間變動不常如此○李氏簡曰六三之得敵以其有私係之心也

槩諸爻獨三上有應有應者動於外也非中孚也人心動於外則憂樂皆係於物鼓罷泣歌喻其不能坦然自安益初九虞燕之反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本義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君為月幾望之象馬匹謂初與己為匹四乃絶之而上以信於五故為馬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也　程傳四為成孚之主居近君之位處得其正而上信之至當孚之任者也如月之幾望盛之至也已望則敵矣臣而敵君禍敗必至故以幾望為至盛馬匹亡四與初為

正應匹也古者駕車用四馬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驂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稱故兩馬為匹謂對也馬者行物也初上應四而四亦進從五皆上行故以馬為象孚道在一四既從五若復下係於初則不一而害於孚為有咎矣故馬匹亡則无咎也上從五而不繫於初是亡其匹也係初則不進不能成孚之功也

集說郭氏雍曰匹亦敵之類也得敵匹亡其道相反也象傳言柔在內而爻則其道相反益卦爻取義有不得而同者也

案易中六四應初九而義有取馬者皆上不過九五者也如六四過九五則以從上為義而應非所論易例皆然而此爻尤明蓋孚不容於有二況居大臣之位者乎月幾望者陰受陽光承五之象也馬匹亡者無有私羣遠初之象也自坤卦兆馬以得主為義而其下曰東北喪朋東北者近君之位也中孚之四當

之矣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本義九五剛健中正中孚之實而居尊位為孚之主者也下應九二與之同德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五居君位人君之道當以至誠感通天下使天下之心信之固結如拘攣然則為无咎也人君之孚不能使天下固結如是則億兆之心安能保其不離乎集說王氏弼曰處中誠以相交之時居尊位以為羣物之主信何可舍故有孚攣如乃得无咎○胡氏瑗曰居尊而有中正之德是有至誠至信之心發之於內而交於下以攣天下之心上下內外皆以誠信相通是得為君之道何咎之有○郭氏雍曰孚之道無不通亦無不感可以通天下之志至於固結攣如是以无咎九五君位足以感通天下又無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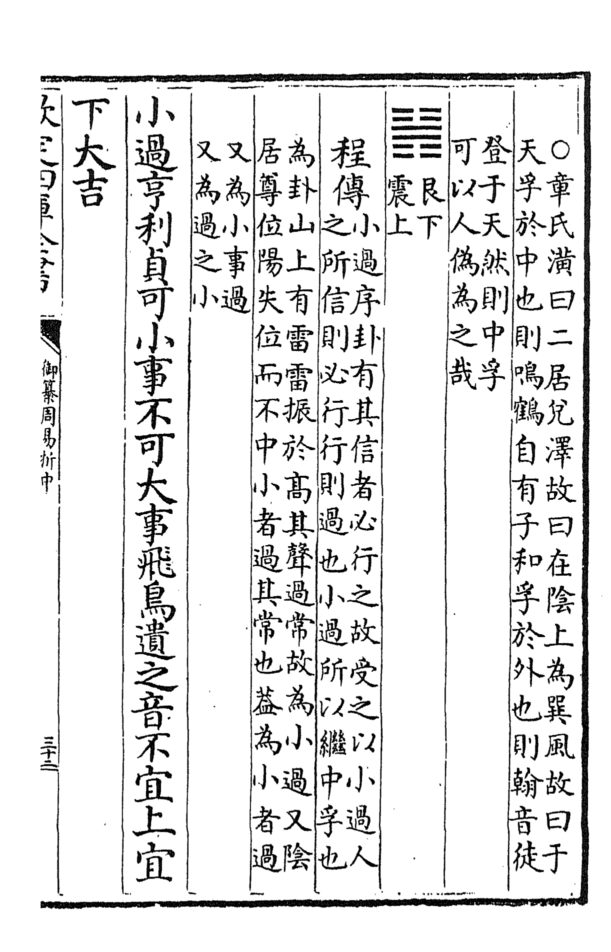
應之累故亶曰有孚攣如而已○胡氏炳文曰六爻不言孚惟九五言之九五孚之主也來此爻是象所謂孚乃化邦者也人君之孚與在下者不同居下位者中有實德不遷於外而已人君則以孚天下為實德故必誠信固結於天下然後為无咎也此爻義與小畜之九五同其為臣者月幾望之義亦同但彼主於君臣相畜而此主于君臣相孚爾要之富以其鄰者即孚乃化邦之說而君子征凶者亦即馬匹亡之意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本義居信之極而不知變雖得其貞亦凶道也故其象占如此雞曰翰音乃巽之象居巽之極為登于天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信非所信而不知變亦猶是也程傳翰音者音飛而實不從處信之

終信終則衰忠篤内喪華美外颺故云翰音登天正亦滅矣陽性上進風體飛颺九居中孚之時處於最上孚於上進而不知止者也其極至于羽翰之音登聞于天貞固於此而不知變凶可知矣夫子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固守而不通之謂也

集說 王氏弼曰翰高飛也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居卦之上處信之終信終則衰忠篤内喪華美外揚故曰翰音登於天也○胡氏瑗曰翰者鳥羽之高飛也上九在一卦之上居窮極之地是無純誠之心篤實之道徒務其虛聲外飾以矯偽為尚如鳥之飛登于天徒聞其虛聲而已○蘇氏軾曰翰音飛且鳴者也處外而居上非中孚之道飛而求顯鳴而求信者也故曰翰音登于天九二在陰而子和上九飛鳴而登天其道葢相反也○朱氏震曰巽為雞剛其翰也柔其毛也翰羽翮也雞振其羽翮而後出於聲翰音也○鄭氏汝諧曰翰音登天者聲聞過情君子耻之音



○章氏潢曰二居兌澤故曰在陰上為巽風故曰于天孚於中也則鳴鶴自有子和孚於外也則翰音徒登于天然則中孚可以人偽為之哉

艮下震上

程傳小過序卦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人之所信則必行行則過也小過所以繼中孚也為卦山上有雷雷振於高其聲過常故為小過又陰居尊位陽失位而不中小者過其常也葢為小者過又為小事過又為過之小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本義小謂陰也為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內陰多於陽小者過也既過於陽可以亨矣然必利於守貞則又不可以不戒也卦之二五皆以柔而得中故可小事三四皆以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卦體內實外虛如鳥之飛其聲下而不上故能致飛鳥遺音之應則宜下而大吉亦不可大事之類也程傳過者過其常也若矯枉而過正過所以就正也事有時而當然有待過而後能亨者故小過自有亨義利貞者過之道利於貞也不失時宜之謂正過所以求就中也所過者小事也事之大者豈可過也於大過論之詳矣飛鳥遺之音謂過之不遠也不宜上宜下謂宜順也順則大吉過以就之蓋順理也過而順理其吉必大集說王氏弼曰飛鳥遺其音聲哀以求處上愈無所適下則得安愈上則愈窮莫若飛鳥也○孔氏穎達曰過之小事謂之小過即行過乎恭喪過乎哀之例是也褚氏云謂小人之行小有過差

君子為過厚之行以矯之如晏子狐裘之比也過為小事道乃可通故曰小過亨利貞者矯世厲俗利在歸正也可小事不可大事者小有過差惟可矯以小事不可正以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者飛鳥聲哀以求處過上則愈無所適過下則不失其安譬君子處過差之時為過矯之行順則執卑守下逆則犯君陵上故以順逆類鳥之上下也○呂氏大臨曰小過過於小者也君子之道皆以濟其不及然後可以會於中大過以濟其大不及小過以濟其小不及者濟所以亨也飛鳥不宜上宜下上窮而下有止也過奢過慢則凶不宜上也過恭過儉則吉宜下也○朱子語類云小過是過於慈惠之類大過則是剛嚴果毅底氣象小過是小事過又是過於小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是過於小退後一步自貶底意思○俞氏琰曰小過之時可過者小事而已大事則不可過也○林氏希元曰小過不當以人

類言當以事類言觀大象本義曰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以甚過又曰彖所謂可小事而宜下其意可見矣小過亨者小事過而亨也曰利貞深戒占者之辭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又是申利貞之意○陸氏銓曰君子雖行貴得中事期當可然勢有極重時須損餘以補缺事必矯枉而後平即夫子所謂寧儉寧戚之意理所當過即是時中

衆大過者大事過也小過者小事過也大事謂關繫天下國家之事小事謂日用常行之事道雖貴中而有時而過者過所以爲中也當過而過然後可以通行故有亨道而利於正也可小事不可大事是申小過之義言此卦之義可以施於小事不可施於大事不宜上宜下又是申利貞之義飛鳥遺之音者卦有飛鳥之象卦示以兆如飛鳥之遺以音也上下二字是借鳥飛之上下以切人事飛鳥相呼云不宜上宜

下在飛鳥則上無止戾下有棲宿在人事則高亢者失正而遠於理畢約者得正而近乎情是以大吉也

初六飛鳥以凶

本義 初六陰柔上應九四又居過時上而不下者也飛鳥遺音不宜上宜下故其象占如此郭璞洞林占得此者或致羽蟲之孽 程傳 初六陰柔在下小人之象又上應於四四復動體小人躁易而上有應助於所當過必至過甚況不當過而過乎其過如飛鳥之迅疾所以凶也躁疾如是所以過之速且遠救止莫及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小過之義上逆下順而初應在上卦進而之逆同於飛鳥無所錯足故曰飛鳥以凶○胡氏瑗曰小過之時不宜上位在下而志愈上故獲凶也○項氏安世曰初上二爻陰過而不得中是以凶也以卦象觀之二爻皆當鳥翅之末初六在艮之下當止而反飛以飛致凶

故曰飛鳥以凶上六居震之極其飛已高則麗於網罟故曰飛鳥離之凶○龔氏煥曰大過卦辭以棟為象而三四兩爻亦以棟言小過卦辭以鳥為象而初上兩爻亦以鳥言大過陽過於中而三四又陽之中也小過陰過於外初上又陰之外也○胡氏炳文曰大過有棟橈象棟之用在中故於三四言之小過有飛鳥象鳥之用在翼故於初上言之然初二五上皆翼也獨初上言之何耶鳥飛不在翼而在翰初上其翰也

案大過象棟者兩爻小過象飛鳥者亦兩爻然大過宜隆不宜橈則四居上吉三居下凶宜矣小過之鳥宜下不宜上初居下應吉而反凶者何也蓋屋之中棟惟一而已四之象獨當之鳥之翼則有兩初與上之象皆當之也初於時則未過於位則處下如鳥之正當棲宿者乃不能自禁而飛其凶也豈非自取乎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本義 六二柔順中正進則過三四而過六五是過陽而反遇陰也如此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君而適遇其臣也皆過而不過守正得中之意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為祖二與五居相應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不從於三四故過四而過五是過其祖也五陰而尊祖妣之象與二同德相應在他卦則陰陽相求過之時必過其常故異也无所不過故二從五亦戒其過不及其君遇其臣謂上進而不陵及於君適當臣道則无咎也遇當也過臣之分則其咎可知 集說 王氏宗傳曰六二或過或不及皆適當其時與分而不愆于中焉此在過之道為無過也故曰无咎○俞氏琰曰遇妣而過於祖雖過之君子不以為過也遇臣則不可過於

君故曰不及其君遇其臣象言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而六二柔順中正故其象如此其占无咎

○張氏振淵曰祖妣只作陰陽象陽亢而陰順也過祖遇妣是去陽而就陰去亢而從順如此則不陵及於君適當臣道之常矣不及其君遇其臣宜下宜順也○吳氏曰慎曰六二中正而爻辭以過不及言之葢當過而過當不及而不及此權之所以取中而卒無過不及之偏矣

案古者重昭穆故孫則祔於祖孫婦則祔於祖姑晉之王母此爻之妣皆謂祖姑也而陰相應故取妣婦相配之象凡易之義陰陽有應者則為君臣為夫婦取其耦配也無應者則或為父子或為等夷或為嫡媵或為妣婦取其同類也此爻二五皆柔有妣婦之配無君臣之交故取遇妣不及其君為義孫行而附於祖列疑其過矣然禮所當然是適得其分也無應於君者不敢仰干于君之象然守柔居下是臣節不

失也以人事類之則事之可過者過而得其恭順之體事之必不可過者不及而安於名分之常夫子之言麻冕拜下意正如此也小過之義主於過恭過儉妻道也臣道也二當其位而有中正之德故能權衡於過不及而得其中於六爻為最善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本義小過之時事每當過然後得中九三以剛居正衆陰所欲害者也而自恃其剛不肯過為之備故其象占如此若占者能過防之則可以免矣程傳小過陰過陽失位之時三獨居正然在下无所能為而為陰所忌惡故有當過者在過防於小人若弗過防之則或從而戕害之矣如是則凶也三於陰過之時以陽居剛過於剛也既戒之過防則過剛亦在所戒矣防小人之道正已為先三不失正故无必

凶之義能過防則免矣三居下之上居上為下皆如是也

集說 楊氏啟新曰言當過於防而九三不知時也

案小過者小事過也小事過者敬小慎微之義也九三過剛違於斯義矣故為不過於周防而或過戕害之象傳曰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此爻之義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本義 當過之時以剛處柔過乎恭矣无咎之道也弗過遇之言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也往則過矣故有厲而當戒陽性堅剛故又戒以勿用永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固守也或曰弗過遇之若以六二爻例則當如此說若依九三爻例則過遇當如過防之義未詳孰是當闕以俟知者

程傳 四當小過

之時以剛處柔剛不過也是以无咎既弗過則合其宜矣故云過之謂得其道也若往則有危必當戒懼也往去柔而以剛進也勿用永貞陽性堅剛故戒以隨宜不可固守也方陰過之時陽剛失位則君子當隨時順處不可固守其常也四居高位而无上下之交雖比五應初方陰過之時彼豈肯從陽也故往則有厲

集說朱子語類云過遇猶言加意待之也與九三弗過防之文體正同

梁氏寅曰九三九四皆剛失位而不中然九三純剛故凶九四居柔故有无咎之義然質本剛也故又戒以當過過之為善過者合人情就事理過遇朱子所謂加意待之者是也若不能過遇之則往而有危所當以為戒而不可固執而不變者是小過之時義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本義以陰居尊又當陰過之時不能有為而弋取六二以為助故有此象在穴陰物也兩陰相得其不能濟大事可知 程傳五以陰柔居尊位雖欲過為豈能成功如密雲而不能成雨所以不能成雨自西郊故也陰不能成雨小畜卦中已解公弋取彼在穴弋射取之也射止是射弋有取義穴山中之空中虛乃空也在穴指六二也五與二本非相應乃弋而取之五當位故云公謂公上也同類相取雖得之兩陰豈能濟大事乎猶密雲之不能成雨也 集說張子曰小過有飛鳥之象故因曰取彼在穴○胡氏瑗曰弋者所以射高也穴者所以隱伏而在下也公以弋繳而取穴中之物猶聖賢雖過行其事意在矯下也○姚氏舜牧曰時值小過宜下不宜上陰至於五過甚矣其所居者尊位也挾勢自亢澤不下究雲雖密而不雨自我西郊故耳當此之時欲沛膏澤於生民必須下求巖穴之士以為輔乃可也故又

戒之以求助抑之以下賢○錢氏志立曰小過所惡者飛鳥也鳥在穴而不飛所謂不宜上而宜下者也故公弋取以為助

案小過有飛鳥之象而所惡者飛蓋飛則上而不下違乎不宜上宜下之義也雲亦飛物也下而降則為雨密雲不雨是猶飛而未下也五在上體又居尊位當小過過之時上而未下者也故取密雲不雨為象雲而不雨則膏澤不下於民矣以其虛中也故能降心以從道抑志以下交如弋鳥然不弋其飛者而弋其在穴者如此則合乎宜下之義而雲之飛者不崇朝而為雨之潤矣此爻變鳥之象而為雲者以居尊位故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本義六以陰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故其象占如此或曰遇過過恐亦只當作過遇義同九四未知是否 程傳六陰而動體處過之極不與理遇動皆過之其違理過常如飛鳥之迅速所以凶也離過之遠也是謂災眚是當有災眚也災者天殃眚者人為既過之極豈惟人眚天災亦至其凶可知天理人事皆然也 集說王氏弼曰小人之過遂至上極過而不知限至於亢也過至於亢將何所遇飛而不已將何所託災自己致復何言哉○孔氏穎達曰以小人之身過而弗遇必遭羅網其猶鳥飛而無託必離繒繳故曰飛鳥離之凶也過亢離凶是謂自災而致眚○胡氏瑗曰上六過而不已若鳥之高翔不知所止以至窮極而離於凶禍不能反於下以圖其所安猶人之不近人情亢已而行故外來之災自招之損皆有之也○余氏芑舒曰飛鳥離之如鴻則離之之離○俞氏琰曰彖辭言

不宜上而上乃震動之體動極而忘返如飛鳥離於繒繳不亦凶乎是天災也亦人眚也故曰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案復之上曰迷復凶有災眚此曰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辭意不同凶由已作災眚外至迷復則因凶而致災眚者也此則凶即其災眚也葢時當過極不能自守而徇俗以至於此與初六當時未過而自飛以致凶者稍别

總論　項氏安世曰坎離者乾坤之用也故上經終於坎離下經終於既未濟頤中孚肖離大小過肖坎故上經以頤大過附坎離下經以中孚小過附既未濟二陽函四陰則謂之頤四陽函二陰則謂之中孚二陰函四陽則謂之大過四陰函二陽則謂之小過離之為麗坎之為陷意亦類此○吳氏曰愼曰以

二陽言九三過剛居上不能自下故或戕之九四居柔能下故无咎五上皆以陰乘陽上象傳所謂上逆者也曰已上曰已亢然上凶而五不然者以其柔中也六二柔順中正而承乎陽所謂下順者也故无咎初以柔居下而凶者位雖卑而志則上而不下是以與上六同為飛鳥之象也

䷾ 離下坎上

程傳既濟序卦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能過於物必可以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也為卦水在火上水火相交則為用矣各當其用故為既濟天下萬事已濟之時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本義既濟事之既成也為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為既濟亨小當為小亨大

抵此卦及六爻占辭皆有警戒之意時當然也程傳既濟之時大者既已亨矣小者尚有未亨也雖既濟之時不能无小未亨也小字在下語當然也若言小亨則為亨之小也利貞處既濟之時利在貞固以守之也初吉方濟之時也終亂濟極則反也集說孔氏穎達曰人皆不能居安思危慎終如始故戒以今日既濟之初雖皆獲吉若不進德脩業至於終極則危亂及之○谷氏家杰曰不曰小亨而曰亨小言所亨者其小事也○吴氏曰愼曰剛柔正則體立水火交則用行體立用行所以為既濟也

案天地交為泰不交則為否水火交為既濟不交則為未濟以治亂之運推之泰否其兩端也既未濟其交際也既濟當在泰之後而否之先未濟當在泰之先而否之後泰猶夏也否猶冬也未濟猶春也既濟猶秋也故先天之圖乾坤居南北是其兩端也離坎居東西是其交際也既濟之義不如泰者為其泰而

將否也未濟之義優於否者為其否而將泰也是以既濟彖辭曰初吉終亂即泰城復于隍之戒未濟彖辭曰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即否其亡其亡之心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本義 輪在下尾在後初之象也曳輪則車不前濡尾則狐不濟既濟之初謹戒如是无咎之道占者如是則无咎矣 **程傳** 初以陽居下上應於四又火體其進之志銳也然時既濟矣進不已則及於悔咎故曳其輪濡其尾乃得无咎輪所以行倒曳之使不進也獸之涉水必揭其尾濡其尾則不能濟方既濟之初能止其進乃得无咎不知已則至於咎也 **集說** 李氏簡曰既濟之初以濡尾而曳輪見其用力之難也雖濡其尾於義何咎

衆文之文意李氏得之益曳輪者有心於曳之也濡尾者非有心於濡之也當濟之時衆皆競濟故有濡尾之患惟能曳其輪則雖濡其尾而可及止也觀夫子象傳可知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本義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而九五居既濟之時不能下賢以行其道故二有婦喪其茀之象茀婦車之蔽言失其所以行也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時過則行矣故又有勿逐而自得之戒 程傳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也然五既得尊位時已既濟无復進而有為矣則於在下賢才豈有求用之意故二不得遂其行也自古既濟而能用人者鮮矣以唐太宗之用賢尚怠於終況其下者乎於斯時也則剛中反為中滿坎離乃為相戾矣人能

識時知變則可以言易矣二陰也故以婦言茀婦人出門以自蔽者也喪其茀則不可行矣二不為五之求用則不得行如婦之喪茀也然中正之道豈可廢也時過則行矣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故戒勿逐自守不失則七日當復得也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雖不為上所用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不得行於今必行於異時也聖人之勸戒深矣

集說胡氏炳文曰喪特失其在外者逐則失其在我者矣

褰初二居下位故皆取君子欲濟時而未得濟為義輪者車之所以行路也茀者車之所以蔽門也初之時未可以行也故曰曳其輪二可以行矣而不苟於行苟喪其茀亦不行也夫義路也禮門也義不可則不行禮不備則亦不苟於行也二有應而曰喪其茀者既未濟卦義以上下體之交為濟二猶居下體之

中故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本義 既濟之時以剛居剛高宗伐鬼方之象也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小人勿用占法與師上六同 程傳 九三當既濟之時以剛居剛用剛之至也既濟而用剛如是乃高宗伐鬼方之事高宗必商之高宗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亂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為心乃王者之事也惟聖賢之君則可若騁威武忿不服貪土地則殘民肆欲也故戒不可用小人小人為之則以貪忿私意也非貪忿則莫肯為也三年克之見其勞憊之甚聖人因九三當既濟而用剛發此義以示人為法為戒豈淺見所能及也 集說 沈氏該曰既濟初吉鋭於始也終止則亂怠於終也中興之業既就遠方

之伐既成而使小人預於其間貪功逞欲億民不息則必以亂終不可不戒是以小人勿用也○龔氏煥曰三言克鬼方則事已濟矣三年言其濟之難小人勿用欲保其濟也

案既未濟皆以高宗言者高宗商中興之君振衰撥亂自未濟而既濟者也既濟於三言之者卦為既濟至於內卦之終則已濟矣故曰克之者已然之辭也未濟於四言之者卦為未濟則至外卦之初方圖濟也故曰震用者方然之辭也既濟之後則當思患而豫防之故小人勿用與師之戒同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本義既濟之時以柔居柔能豫備而戒懼者也故其象如此程子曰繻當作濡衣袽所以塞舟之罅漏

程傳四在濟卦而水體故取舟為義四近君之位當其任者也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為急

繻當作濡謂滲漏也舟有罅漏則塞以衣袽有衣袽以備濡漏又終日戒懼不怠慮患當如是也不言吉方免於患也既濟之時免患則足矣豈復有加也

集說 蘇氏軾曰衣袽所以備舟隙也卦以濟為事故取於舟○郭氏忠孝曰既濟思患豫防而四又居多懼之地是以有繻有衣袽之戒勿以既濟而忘未濟之難也終日者言無怠時也○胡氏炳文曰乘舟者不可以無繻而忘衣袽亦不可謂衣袽已備遂恝然不知戒水浸至而不知則雖有衣袽不及施矣備患之具不失於尋常而慮患之念又不忘於頃刻此處既濟之道○張氏清子曰六四出離入坎此濟道將革之時也濟道將革則罅漏必生四坎體也故取漏舟為戒終日戒者自朝至夕不忘戒備常若坐敝舟而水驟至焉斯可以免覆溺之患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本義　東陽西陰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又當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象占如此象辭初吉終亂亦此意也

程傳　五中實孚也二虛中誠也故皆取祭祀為義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二五皆有孚誠中正之德二在濟下尚有進也故受福五處濟極无所進矣以至誠中正守之苟未至於反耳理无極而終不反者也已至於極雖善處无如之何矣故文象惟言其時也

集說　楊氏簡曰既濟盛極則衰至君子當思患豫防持盈以虛保益以損六四已有終日之戒矣而況於五乎西鄰之時守以損約故終受福○潘氏士藻曰五以陽剛中正當物大豐盛之時故借東鄰祭禮以示警懼夫祭時為大時苟得矣則明德馨而黍稷可薦明信昭而沼毛可羞是以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在於合時不在物豐也東西者彼此之詞

不以五與二對言○姚氏舜牧曰人君當既濟時享治平之盛驕奢易萌而誠敬必不足故聖人借兩鄰以為訓若曰東鄰殺牛何其盛也西鄰禴祭何其薄也然神無常享享於克誠彼殺牛者反不如禴祭者之實受其福信乎享神者在誠不在物保治者以實不以文此益教之以祈天保命之道

案潘氏姚氏之說皆是當受報收功極熾而豐之時而能行恭敬撙節退讓明禮之事此其所以受福也與泰三于食有福同皆就本爻設戒爾若以西鄰為六二則受福為六二受福易無此例

上六濡其首厲

本義既濟之極險體之上而以陰柔處之為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占者不戒危之道也 程傳既濟之極固不安而危也又陰柔處之而在險體之上坎為水濟亦取水義故言其窮至於濡首危可知

也既濟之終而小人處之其敗壞可立而待也

集說 胡氏瑗曰物盛則衰治極必亂理之常也上六處既濟之終其道窮極至於衰亂如涉險而濡溺其首是危厲之極也皆由治不思亂安不慮危以至窮極而反於未濟也○薛氏溫其曰濡其尾者有後顧之義濡其首者不慮前也恃以為濟遂至陷沒沒而至首其危可知歷險而不虞患故曰亂者有其治者也既濟終亂其義見矣○朱氏震曰以畫卦言之初為始為本上為終為末以成卦言之上為首為前初為尾為後

䷿ 坎下離上

程傳 未濟序卦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无不已之理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而終焉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為卦離上坎下

火在水上不相為用故為未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本義 未濟事未成之時也水火不交不相為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為未濟汔幾也幾濟而濡尾猶未濟也占者如此何所利哉

程傳 未濟之時有亨之理而卦才復有致亨之道惟在慎處狐能度水濡尾則不能濟其老者多疑畏故履氷而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慎故勇於濟汔當為仡壯勇之狀書曰仡仡勇夫小狐果於濟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未濟之時求濟之道當致慎則能亨若如小狐之果則不能濟也既不能濟无所利矣

集說 胡氏炳文曰天地不交為否否不曰亨否不通也水火不交為未濟非不濟也未焉爾故曰未濟亨

案小狐當從程傳之解汔濟當從本義之解要之是戒人敬慎之意自始濟以至於將濟不可一息而忘敬慎也

初六濡其尾吝

本義以陰居下當未濟之初未能自進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六以陰柔在下處險而應四處險則不安其居有應則志行於上然已既陰柔而四非中正之才不能援之以濟也獸之濟水必揭其尾尾濡則不能濟濡其尾言不能濟也不度其才力而進終不能濟可羞吝也　集說張氏振淵曰卦辭所謂小狐正指此爻新進喜事急於求濟而反不能濟可吝孰甚焉

九二曳其輪貞吉

本義　以九二應六五而居柔得中為能自止而不進得為下之正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在他卦九居二為居柔得中无過剛之義也於未濟聖人深取卦象以為戒明事上恭順之道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也五以柔處君位而二乃剛陽之才而居相應之地當用者也剛有陵柔之義水有勝火之象方艱難之時所賴者才臣耳尤當盡恭順之道故戒曳其輪則得正而吉也倒曳其輪殺其勢緩其進戒用剛之過也剛過則好犯上而順不足唐之郭子儀李晟當艱危未濟之時能極其恭順所以為得正而能保其終吉也於六五則言其貞吉光輝盡君道之善於九二則戒其恭順盡臣道之正盡上下之道也

集說　潘氏夢旂曰九二剛中力足以濟者也然身在坎中未可以大用故曳其車輪不敢輕進待時而動乃為吉也不量時度力而勇於赴難適以敗事矣

案既濟之時初二兩爻猶未敢輕濟況未濟乎故此爻曳輪之戒與既濟同而差一位者時不同也觀此初二兩爻濡其尾則吝而曳其輪則吉可知既濟之初所謂濡其尾者非自止不進之謂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本義陰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以征則凶然以柔乘剛將出乎坎有利涉之象故其占如此葢行者可以水浮而不可以陸走也或疑利字上當有不字

程傳未濟征凶謂居險无出險之用而行則凶也必出險而後可征三以陰柔不中正之才而居險不足以濟未有可濟之道出險之用而征所以凶也然未濟有可濟之道險終有出險之理上有剛陽之應若能涉險而往從之則濟矣故利涉大川也然三之陰柔豈能出險而往非時不可才不能也

集說趙氏汝楳曰三居未濟之終過此則近於濟矣

故特表以卦名也○胡氏炳文曰六三居坎上可以出險陰柔非能濟者故明言未濟征凶

案此爻之義最為難明蓋上下卦之爻有濟之義既濟之三剛也故能濟未濟之三柔也故未能濟傳曰其柔危其剛勝邪於此兩爻見之矣又既未濟兩卦爻辭未有舉卦名者獨此爻曰未濟蓋他爻之既濟未濟者時也順時以處之而已此爻時可濟矣而未能濟是未濟在已而不在時故言未濟見其失時也無濟之才故於征則凶有畏慎之心故於涉大川則利蓋涉大川不可以輕進未濟無傷也聖人之戒失時而又欲人審於赴時也如此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本義以九居四不正而有悔也能勉而貞則悔亡矣然以不貞之資欲勉而貞非極其陽剛用力之

久不能也故為伐鬼方三年而受賞之象

程傳　九四陽剛居大臣之位上有虛中明順之主又已出於險未濟已過中矣有可濟之道也濟天下之艱難非剛健之才不能也九雖陽而居四故戒以貞固則吉而悔亡不貞則不能濟有悔者也震動之極也古之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為義力勤而遠伐至於三年然後成功而行大國之賞必如是乃能濟也濟天下之道當貞固如是四居柔故設此戒

集說　俞氏琰曰震用伐鬼方者震動而使之驚畏也詩時邁云薄言震之莫不震疊與此震同

案此伐鬼方亦與既濟同而差一位也三年克之是已克也震用伐鬼方是方伐也三年有賞于大國言三年之間賞勞師旅者不絕非謂事定而論賞也與師之王三錫命同不與師之大君有命同〇又案三四非君位而以高宗之事言者蓋易中有論時者則不論其位如泰之論平陂之運而利於艱貞革之論

變革之道而宜於改命皆以上下卦之爻時義論之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本義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虛心以求下之助故得貞而吉且无悔又有光輝之盛信實而不妄吉而又吉也程傳五文明之主居剛而應剛其處得中虛其心而陽爲之輔雖以柔居尊處之至正至善无不足也既得貞正故吉而无悔貞其固有非戒也以此而濟无不濟也五文明之主故稱其光君子德輝之盛而功實稱之有孚也上云吉以貞也柔而能貞德之吉也下云吉以功也既光而有孚時可濟也集說楊氏萬里曰六五逢未濟之世而光輝何也日之在夏暄之益熱火之在夜宿之彌熾六五變未濟爲既濟文明之盛又何疑焉

案易卦有悔亡无悔者必先悔亡而後无悔益无悔之義進於悔亡也其四五兩文相連言之者則咸大壯及此卦是也此卦自下卦而上卦事已過中向乎濟之時也以高宗論之四其奮伐荆楚之時而五其嘉靖殷邦之候乎凡自晦而明自剝而生自亂而治者其光輝必倍於常時觀之雨後之日光焚餘之山色可見矣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本義 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將可以有為而自信自養以俟命无咎之道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則過於自信而失其義矣

程傳 九以剛在上剛之極也居月之上明之極也剛極而能明則不為躁而為決明能燭理剛能斷義居未濟之極非得濟之位无可濟之理則當樂天順命而已

若否終則有傾時之變也未濟則无極而自濟之理故止為未濟之極至誠安於義命而自樂則可无咎飲酒自樂也不樂其處則忿躁隕穫入於凶咎矣若從樂而耽肆過禮至濡其首亦非能安其處也有孚自信於中也失是失其宜也如是則於有孚為失也人之處患難知其无可奈何而放意不反者豈安於義命者哉

集說 劉氏牧曰既濟以柔居上止則亂也故濡其首厲未濟以剛居上窮則通矣故有孚于飲酒无咎○石氏介曰上九以剛明之德是內有孚也在未濟之終終又反於既濟故得飲酒自樂若樂而不知節復濡其首則雖有孚必失於此此戒之之辭也○丘氏富國曰既言飲酒之无咎復言飲酒濡首之失何也蓋飲酒可也耽飲而至於濡首則昔之有孚者今失於是矣○李氏簡曰未濟之終甫及既濟而復以濡首戒之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總論

鄭氏汝諧曰既濟初吉終亂未濟則初亂終吉以卦之體言之既濟則出明而之險未濟則出險而之明以卦之義言之濟於始者必亂於終亂於始者必濟於終天之道物之理固然也○丘氏富國曰內三爻坎險也初言濡尾之吝二言曳輪之貞三有征凶位不當之戒皆未濟之事也外三爻離明也四言伐鬼方有賞五言君子之光有孚上言飲酒无咎則未濟為既濟矣○萬氏善曰泰之變為既濟否之變為未濟蓋既濟自泰而趨否者也未濟自否而趨泰者也故既濟爻辭無吉者以其趨於否也未濟爻辭多吉以其趨於泰也否泰者治亂對待之理既未濟者否泰變更之漸也○吳氏曰慎曰易之為義不易也交易也變易也乾坤之純不易者也既濟未濟交易變易者也以是始終易之大義